非洲象塔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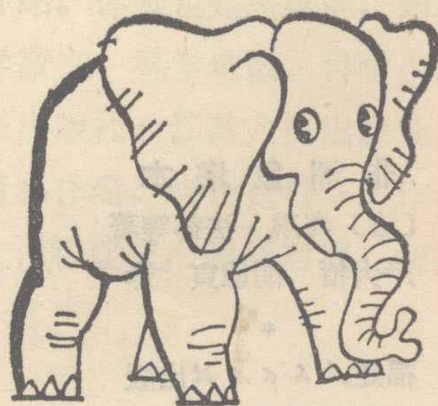
儿童科学文艺丛书

封面设计　简　毅
插　　图　泽　岱　张中良

书号：R10173·205
定价：　0.30　元

非洲象塔本

〔法〕海琳·法都等著
严大椿 胡毓寅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非洲象塔本
〔法〕海琳·法都等著
严大椿　胡毓寅　译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24　3.75印张　60千字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80
书号：10173·205　定价：0.30元

Hélène Fatou

TAPOUM, ÉLÉPHANT D'AFRIQUE

Thème de Lida Texte de H. Fatou

VIGIE, LA MARMOTTE

Marie Tenaille

YAP, LE FENNEC

A. Telier

CIG, LA CIGOGNE

Adrée-Paule Fournier

SKIR, LE RENARD

Flammarion

前言

本书收入五篇动物故事，作者都是法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作者们用形象化的笔触，介绍了非洲大象、法国旱獭、撒哈拉小狐、仙鹤和狐狸五种禽兽的生活和习性。每个故事都有一个代表性的主角，配上一些陪衬的角色，展开了活动，表现出了它们的出生、成长和为生存而作的斗争。作者同时描写了这些动物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如非洲的热带森林、阿尔卑斯山、撒哈拉沙漠、草原、沼泽以及狂风暴雨、冰天雪地、风沙、雪崩等自然现象，还穿插了八十多种其它动物和四十多种植物。主角、配角和背景交织得自然恰当，增强了故事的生动性，巧妙地介绍了自然知识。

《非洲象塔本》，写一只五岁的小象塔本，牙齿长得还很短，就在非洲的热带森林里和草原里活动的情节。穿插了各种象的生活片段，概括地、综合地反映出一只象的生长、衰老、死亡的生命旅程。其中更突出的是反映了象的合群习性。

《旱獭维琪》，描写了冬眠的小动物的有趣生活，特别是在布置冬眠的洞穴方面，表现得那样独特、周密，显示出小动物为适应生存而具有相应的习性。这篇故事的背景是阿尔卑斯山。山区的大好风光，冰

天雪地，雪崩，以及猛禽的袭击，给故事增添了欢乐镜头，也制造了紧张气氛。

《撒哈拉小狐耶普》，通过一种小型狐狸的活动，反映出撒哈拉的荒凉，自然环境的恶劣，生活的艰苦。故事中的跳鼠虽然是一个配角，但是在小狐追逐它的一幕里，作者用了很少的笔墨，极生动有趣地描绘狡猾的跳鼠如何在小狐的爪前，巧妙地逃走，并且捉弄了小狐。

《仙鹤雪格》，写一群在非洲乍得湖边生活的仙鹤，经过艰辛的万里飞行后，到达故乡阿尔萨斯。它们在旅途中，飞越了二千五百米至四千五百米高的阿特拉斯山，横渡了辽阔的海洋，经过一些有名的地方，一路上遇到不少困难和危险。

《狐狸斯基》，通过斯基这个主角，写出了野生动物在自由天地中过着的生活是极不平静的。它造的洞穴有秘密坑道，遇到危险，可以从那里溜出去，涉水逃走。尽管这样，它和它的一家的遭遇，说明野生动物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是艰苦的。

原书是法国弗拉麦吕洪出版社的“海狸爸爸图画故事”编辑部主编的，收入《动物故事丛书》。这套丛书到目前为止，共出了十三本，其中八本早已出版中译本。由于这些作品写得生动有趣，感染力较强，曾被译成好几国文字，受到各国少年儿童的欢迎。

译　者

1980年3月31日

目　次

前　言
非洲象塔本……………………………………………………（1）
旱獭维琪……………………………………………………（18）
撒哈拉小狐耶普………………………………………………（38）
仙鹤雪格……………………………………………………（57）
狐狸斯基……………………………………………………（68）

非洲象塔本

海琳·法都

“努夫！努夫！”疣猪① 老爹嘟囔着，“别打算跑到这儿来喝水嘛。象群他们都来到了！”

五十，一百，两百只非洲象！他们有两百只！他们顺着欣库河泛滥的河岸，踏步走来！每只象跑到这里时，皮肤上留着所经过地带的尘土：有的带着热带草原上的黄沙，有的带着西部的红土，有的带着河边的褐色淤泥。塔本他们一群差不多一身黑色：他们是从森林里来的②。

可是，所有的象在沼泽里经过阵阵冲洗之后，他们身上都有了一层灰色的泥浆，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两百只象，多么嘈杂啊！猴子逃走了，鳄鱼藏在水底下了，只有白

---

①疣猪是一种非洲野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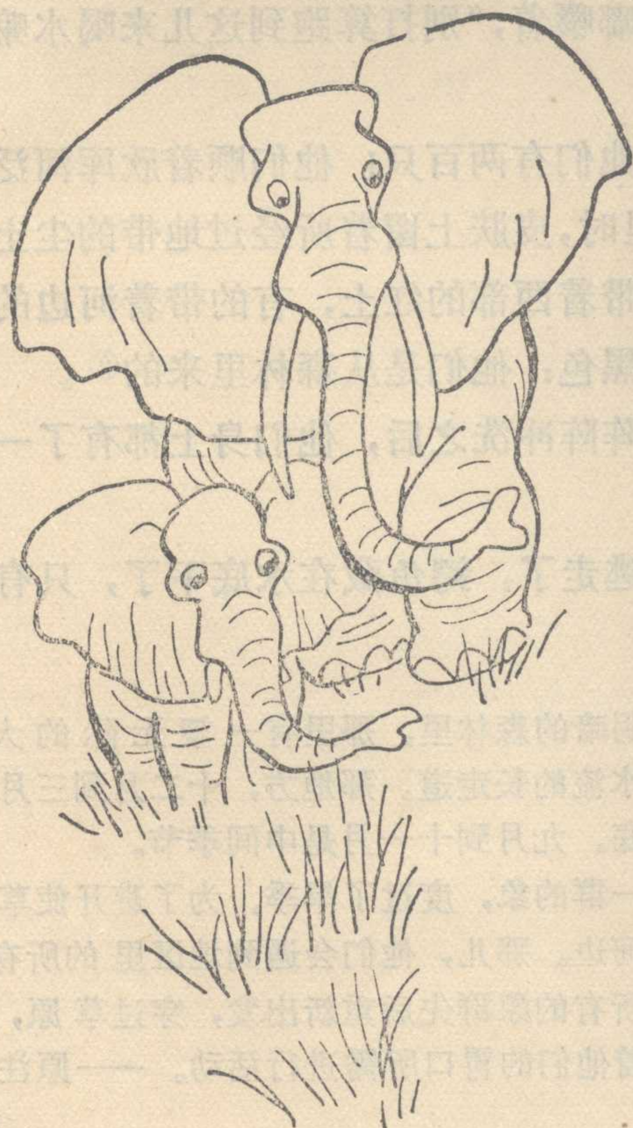
②塔本的故乡是在非洲一个潮湿而阴暗的森林里，那里有一望无际的大沼泽，有生长着高大野草的草原，有沿着水流的长走道。那地方，十二月到三月是旱季，四月开始下雨，一直要下到八月底。九月到十一月是中间季节。

每年，塔本、他的妈妈波玛和他们一群的象，度过了旱季，为了避开使草和芦苇生长的雨水，离开森林，来到欣库河边。那儿，他们会遇到地区里的所有的象。他们在那里聚会不过几天。然后，所有的象群先后重新出发，穿过草原，从森林里条条长走道到块块沼泽地带，随着他们的胃口所需进行活动。——原注

鹭不怕，停在大象的屁股上叫着。

大象们推倒了树，踩平了草，洗着淋浴，跳着舞，叫着，用长鼻子喷气。小象们钻在大象的大腿之间，追来追去，玩着捉迷藏游戏，在泥水中走动，·游泳，欢呼着向身旁的同伴泼水。塔本也是很会淘气的，他欢喜水，在聚集的那些日子里，日日夜夜去洗澡。

大象托扑是小象们的爸爸，但是象群的真正头儿是门巴。门巴是一只年老的母象，她的威信和智慧是大家所公认的。为了使伙伴们听话，她会不惜使用她那对锐利的长牙。



塔本不过五岁，牙还不长。可是他已经开始用牙来剥树皮、刨土找甜薯。他习惯用左牙，但大多数象是惯用右牙的。

塔本的鼻子从出生以来，长大了不少。靠了它，他能闻出好几公里以外在下雨，能辨别使他们不安的各种气味：人、狮子、烧焦的草、香甜的熟芒果等的气味。在好多事情上，鼻子对他是大有用场的。塔本靠了鼻子变成十分能干了。他会用来摘树顶上的果子；在吃之前，他会用来把一小把树叶在膝盖上扑打扑打，抖掉泥土和蚂蚁；他会用来扯下一根桠枝，当作牙签或苍蝇

拍子；他会用来吸水洗淋浴，或者吸了尘土往身上扑。

门巴命令说："结束游戏和洗澡！咱们准备出发！"

象妈妈们逐渐把她们的孩子召唤到身边。塔本不见了，波玛在发愁。后来，她终于发现他伙同小伙伴们大嚷大叫地围住一只老公象兜圈子。

老公象生气地说："让我安静点吧！"

波玛举起鼻子向小象们打了几记，把他们赶到母象们身边。她拧着塔本的耳朵说："你不觉得害臊吗！老波顿患着牙痛。你跟他胡闹，你会挨到他用长牙揍你一顿的啊！"

妈妈们不再让小象离开。现在，老母象门巴能够重新组织好自己的队伍：母象们准备跟着她动身。可是，那些公象呢，还在若无其事地继续吃东西。

一声长叫，门巴下令出发。每只象都响应了一声。在这可怖的叫声中，那些原先靠近象群的猴子，马上逃到树上去了。他们从老高的地方观望着象群走过去。

领队的老门巴，她的长鼻子满是皱纹，耳朵已经卷边。她跨着稳重的步子前进。

跟着走的是象妈妈和她们的娃娃。当那年纪稍长的小象争先恐后乱挤乱撞的时候，母象们就小心翼翼地用长鼻子来指引他们。

紧接着的是大公象托扑，他由一群母象组成的忠实卫队簇拥而来。其他公象，三三两两地慢吞吞地远远落在他后面，走上前来。他们在路上折了根树枝或者摘了个果子，边走边吃。

最后一只象过去了，路边的草重新竖了起来。一大堆一大堆的粪便

已经聚集着昆虫。那些猴子又在林中的长走道上一个土丘[1]附近追来追去，做着游戏，声音嘈杂。

差不多在两个月里，每天晚上，象群朝着北方前进。有一天傍晚，门巴说："我们在这里停下吧。水呀，树叶呀，阴凉的地方呀，在较长时间的逗留里，我们需要的一切，这里都有啊！"

母象们听了很高兴，尤其是那些快要生孩子的妈妈们。母象波玛分娩的时候到了。她离开象群，隐身在一个浓密的矮树林中，在雨水淋软的泥地上，用脚踩了好久。就是在这个柔软的摇篮里生下了她的小宝宝。

"我的朋宝，你生得多么小！"波玛朝着她的新生儿温柔地说，"哦！站起来！我知道这是不容易做的，可是别失去勇气，你会成功的！"

幼象经过了好多次的站起又跌倒，波玛不得不帮助他，把他引到乳房旁边。朋宝侧身卷起小鼻子，抓住了一个奶头，用嘴凑上去吮奶。妈妈的奶是微温的，多好吃啊！现在朋宝觉得很舒适，想睡觉了；他是钻在妈妈的腹下睡去的。波玛在大雨下淋着，心里甜滋滋地在打瞌睡。她的两只大耳朵前后扇动着，不时睁开眼睛，用鼻子抚摸小宝贝。

朋宝和妈妈在隐蔽的地方只呆了两天，就归队了。

波玛向塔本说："塔本，这是你的弟弟。目前由我来照顾他。如果你惹他，当心挨揍！"

朋宝在这个比他大四倍的哥哥面前，有点胆怯，他躲在妈妈的肚子

---

①这是一个奇形怪状的小土丘，是一个白蚁的窠。这些肥大的白蚁胃口很大，可以在几天之内把一根树干吃空。——原注。

底下，开始吮奶。

妈妈向他说：“快来洗第一个澡！”

朋宝已经见到过下雨，可是水使他害怕，当妈妈给他喷水淋浴时，他发出尖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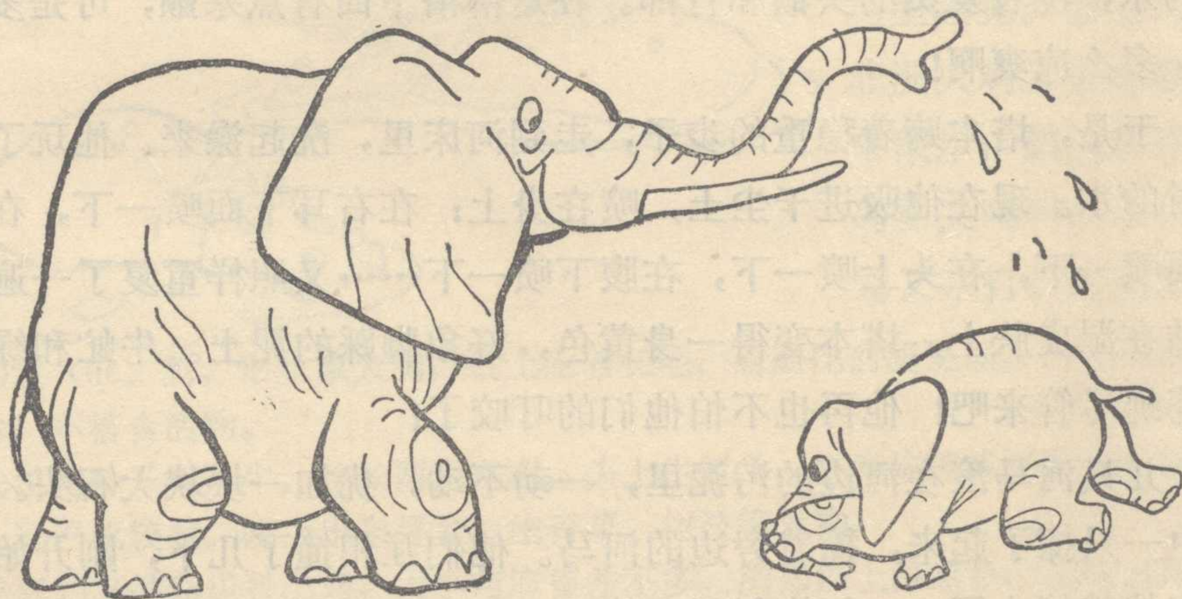
“别这样吵闹！”波玛一边仔细地给孩子浇水，一边责备。

朋宝好久好久哭丧着脸，只有喂了一下奶，才安慰了他。

吮奶、睡觉、叫喊，或者叫喊、吮奶、睡觉，或者睡觉、叫喊、吮奶，新生的幼象都就是这样消磨日子的。

公象们厌烦这些哭丧着脸的幼象，他们宁愿跑到附近的果林里去蹓跶蹓跶。他们去了又回来，回来了又去。每次在临走时刻总这样肯定说：“我们马上就回来。”

母象们回答说：“去吧，去吧。我们自个儿会照看好小娃娃的！即使是狮子来，我们也不怕。”



四个月过去了，雨季结束了。一天下午，大象们在又潮湿又凉爽的林间长走道上午睡。只有塔本不想睡，自言自语地说："去遛遛吧！"

他悄悄地在树下愈走愈远。一路走一路看着猴子们从这根藤条跃到那根藤条。他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草原里。如火的骄阳烤得长草伏倒了。塔本不大欢喜这种炎热的太阳，可是这片草原吸引着他。他一直朝前走，鼻子下垂，扇着耳朵，使自己稍微凉爽些。

他感到愈来愈热。他的眼睛花了，腿软得无力了，头痛了。他太渴了。当一只豹子从午睡中惊醒，跳了起来，并且就在他脚边逃走时，他竟然无所震惊。

塔本这只小象在一棵树荫下稍稍休息了一下，可是由于苍蝇的干扰，他宁愿重新上路走动。尽管他在发烧，塔本还嗅得出离开他不远有水。他艰难地走到一条河边，这可得救了。他头痛得象刀劈似的。塔本走近水边，用鼻子在水里试了试，长时间地吸着吸着，一口气吸了一鼻子的水，浇着发烫的头额和背部。在这淋浴下面有点寒颤，可是多么舒服！多么凉爽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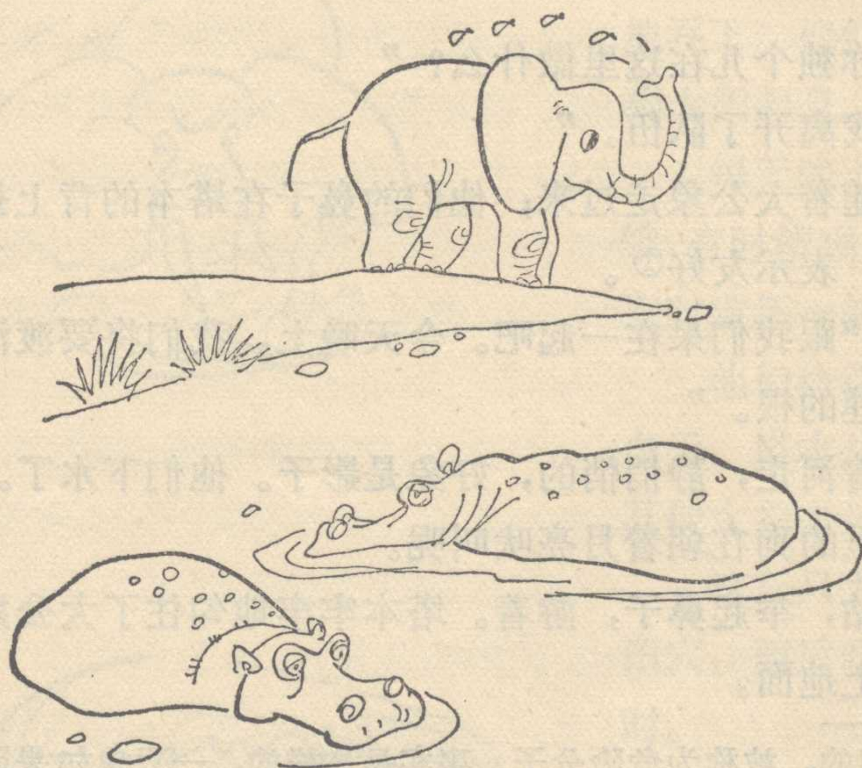
于是，塔本跨着稳重的步子，走到河床里，洗起澡来。他玩了好几小时的水。现在他吸进干尘土，喷在身上：在右耳下面喷一下，在左耳下面喷一下，在头上喷一下，在腹下喷一下……又照样重复了一遍。尘土粘在湿皮肤上，塔本变得一身黄色，好象脚踩的泥土。牛虻和绿眼睛的苍蝇尽管来吧！他再也不怕他们的叮咬了！

几只河马滚在河边的污泥里，一动不动，犹如一块块大石头。忽然其中一只探了起来，撞着旁边的河马。他们互相撞了几下，刚开始的争吵突然就停止了，一切恢复了平静。

塔本嚼了几个果子，靠在一棵树干上，打起盹来了。太阳下去了。远处突然传来狮子的吼声，几只走来想喝水的羚羊闻声吓跑了。稍迟，一窝疣猪跑来，边叫边在泥水里打滚。接着，一阵冷笑似的声音从浓密的矮树丛那里发出来。

塔本咕哝着说："卑鄙的鬣狗①！可以住嘴了吧！"

夜间，在草原里一切都活动起来了。是大猛兽出发猎食的时候了，是穿赭红袍子的矮脚马和扭角羚②来到的时候了，他们胆怯地走来河边喝水。只有白天出现的鸟在睡觉，他们头藏在翅膀下面，躲在窠里或荆棘丛里睡觉。第二天，非洲火鸡又杂乱地出来散步，鹧鸪和寡妇鸟③又鸣叫起来，秃鹫又来打扫昨夜里那



①鬣（liè）狗，形状象大狗，颈上生着长毛，后腿比前腿短弱。通常吃动物的尸体，不猎食活物。

②扭角羚又叫羚牛，身长两米左右，头上生短角，全身棕黄或深棕色，眼周黑色，尾巴比较短。晚上出来寻食，吃青草、树枝等植物。

③寡妇鸟是燕雀科小鸟，大小与麻雀差不多。胸部以上深黑色，从腹到尾黑色，其他部分栗色，嘴壳青白色。生活在非洲等地。

些受害者的残骸。

早晨，塔本还在昏昏睡着。一股热气渐渐侵袭他，他在梦中，把头贴着妈妈的腰部，象他幼时那样地睡觉。那热气愈来愈厉害。他醒了，原来是太阳照热了他的耳朵，照得他的小象牙闪闪发光。为着向白天致敬，塔本举起长鼻子浴着金色的阳光，并且短促地叫了一声。这时候他听见一个响亮的象叫声。在一阵树枝的折断声中和树叶的破碎声中，出现了一只大公象。

大公象问道："你独个儿在这里做什么？"

塔本回答说："我离开了队伍。"

两只年轻的公象随着大公象走过来；他们的鼻子在塔本的背上扫来扫去，并且嗅了又嗅，表示友好①。

他们向塔本说："跟我们呆在一起吧。今天晚上，我们将要渡河，到沼泽地带去，吃睡莲的根。"

夜晚，那些象沿着河走，静悄悄的，好象是影子。他们下水了。人们距离他们不远，村里的狗在朝着月亮吠叫呢。

象把耳朵朝后紧贴，举起鼻子，游着。塔本牢牢地勾住了大公象的尾巴，直到他的脚踏上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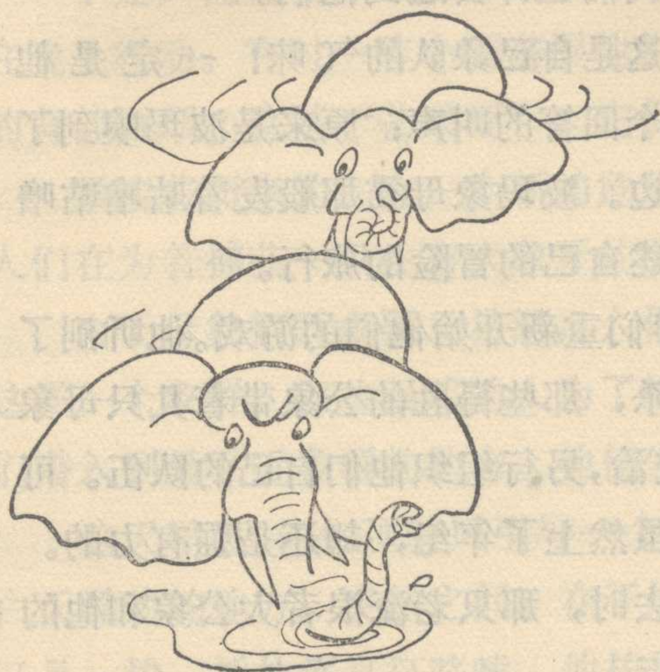
---

①孤独的象是受鄙弃的，被称为危险分子。事实是这样的，一只象如果因性子坏而被象群驱逐了，他就躲藏在稠密的轮伐林中过着孤独的生活。谁走近他，就遭到他的疯狂袭击。可是，有的象为了别的原因，脱离象群，过着孤独的生活，但他并不凶恶。例如当一只象被比他年轻的象打败时，他就得离开同伴；也有的象因为疾病而身体衰弱，不得不离开象群，准备孤单单地死去。

还有一种情况，公象为了安静，欢喜不时脱离象群，过着一种"流浪汉"的生活。他身边往往带着一两只比他年轻的公象，作为随从。——原注

大公象叫道："泥蜥蜴①！向后转！"

鳄鱼吓得逃走了，尾巴搅动了河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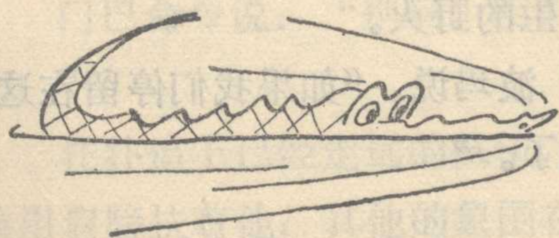
现在，这四只象来到了没膝的沼泽里，那里开放着各种娇娆的花儿。

塔本和他的同伴，凡是抓得到的东西：花瓣、叶子、根，都贪婪地吞下。他们吃着吃着……一直吃到太阳起身。

每天晚上，那些象为了解决饥饿，有时糟蹋一块玉米田或高粱田，有时破坏一块山药地或香蕉地。

他们往往在浓密的草丛下度过白天。塔本从树皮上嗅出这地方有其他大象来过了。

这三只大公象在树干上擦擦太阳穴，而后吃吃睡睡，一连几个小时。



东北风送来熟果子的香味。他们就逆着渐渐夹在陡壁之间的河流

①泥蜥蜴是指鳄鱼。非洲鳄身长4—5米，最大的有8米。身体背部暗橄榄褐色，腹部淡黄色。性凶暴，常常袭击往来水边的兽类。

而上，来到了一个荒野的山谷里①。

有一天早晨，他们横穿过了一个留下象群足迹的地方。

大公象说："他们过去得不久，我们也许会遇到他们。"

塔本立刻嗅出一股熟悉的气味，这是自己象队的气味！一定是他们！他发出欢乐的叫声。忽然传来一个回答的叫声：原来是波玛嗅到了她的孩子。塔本连忙奔到他妈妈的身边。波玛象母猫那般发着咕噜咕噜声，抚摸他。他呢，轻轻地向妈妈讲述自己的冒险的旅行。

塔本到了自己的象群里，和小伙伴们重新开始他们的游戏。他听到了在年轻公象之间发生过一场可怕的厮杀，那些得胜的公象带着几只母象跑了。他们打算摆脱门巴和老托扑的统治，另行组织他们自己的队伍。可是，谁都不敢和大公象托扑较量。他虽然上了年纪，却还是强有力的。

当象群离开河边，继续朝东北走去时，那只老流浪者大公象和他的随从，也与象群保持着距离，不敢走近。

好几天以来，那些年纪最老的象都在发愁。母象们变得凶狠了，严密防备地看管着她们的小象。她们举起长鼻子，探向空中，好象在等待什么。

现在天边升起了几柱黑烟，那是人们生的野火。

"草是干的，火很快就会蔓延开来。"波玛说，"如果我们停留在这儿，我们没法躲藏，并且快要没有东西吃了。"

---

①为了躲避人，那些象从这个水源走到那个水源，凭借他们的灵敏的嗅觉和卓绝的记忆来行路。如果池塘干涸了，一只老公象就用长牙刺进泥里，弄碎干硬的表土，然后收拢鼻子，当作铲子来使用，把泥土挖出来，直到洞底出现了水为止。——原注

塔本问："那末怎么办呢？"

"回到森林里去，还来得及。"波玛说。

于是，他们在令人压抑的干燥季节里，开始朝着南方旅行。他们只在晚上行动。有时一阵小雨淋湿他们的头，有时一阵暴雨浇得他们火烫的背部冒烟。这是"芒果雨"，它促使芒果树开花。

紧接着而来的，有一个新的危险窥伺着他们：一批人跟踪着他们。人们在为着捕获一只生有大象牙的公象来窥测方向。

由于母象们既多疑又易怒，人们必须是勇敢的而又多谋的才能走近这样一个象群。那些跟踪的人为了掩盖自己的气味，身上涂着象粪。他们潜入到最贴近象群的地方。他们发现了托扑。

这天早晨，他们顶着风引导一个偷猎的白种人①，走到象群准备度过白天酷热的地方。突然之间，在干燥的空气里爆发了一声枪响，紧接着又是一枪。托扑浑身打哆嗦。他挨了一冷枪，头给震动了。他发出一个疼痛的叫声。应声而起的是愤怒的吼叫，母象们混乱地冲了上来。偷猎的人和跟踪者不得不逃走。

小象们慌了，紧贴着他们的妈妈，发出害怕的叫声。

门巴命令说："别响！咱们不应该再留在这里，跟着我快步跑吧！"

托扑追上已经走远的队伍，摇摇晃晃地走着，伤口流着血。两只母象用肩膀扶着他；其他的象围在他们的身边。母象们知道人们不会向她

①偷猎的人，是指那些违反国家为保护野生动物所颁布的禁令，私自猎捕的人。他们只图谋利，不在许可的时期，不在规定的范围内，滥捕乱杀野生动物，对它们的生存和繁殖，造成极大的危害。

们射击的①。

为了更好地逃走，朋宝躲在妈妈的腹下跑着，鼻子勾住妈妈的鼻子，还用树枝和藤条来掩饰。

“塔本，跟着我们走，不要作声。”波玛轻声说。

塔本抓住了妈妈的尾巴，在她身后跑着。他们朝着林间的长走道走去，在那里，所有的象立刻都隐藏起来了。在这错综复杂的藤条和有刺的大树林里，偷猎的人又怎能找得到受伤的托扑呢！

大象们一动不动，在一片沉静中，等待夜幕快些下降，可以继续赶路。

象群来到一条小河旁边。托扑轰隆地一下，跌倒在岸旁的泥浆里。一只母象拿一块烂泥敷在他的伤口上，另外一只母象吸足了水，喷出细流，浇在他的额上和肩上。托扑又喘气又呻吟。

“还有我们呢，”小象们哭丧着脸说，“我们要洗澡啊！”

“忍耐一下吧，”他们的妈妈说，“你们瞧，这里水太浅啦。”

---

①为了贪得象牙，猎人们曾经不分性别搜捕所有的象，并且要歼灭整个象群。现在，对这种狩猎有了规定，要保护母象。可是还有那些违禁的猎人，为了吃象肉，不管公象母象，都把它们打死。

大象在进攻之前，先作着纵横跑动，耳朵张开，长鼻吹气。这是恫吓的动作。如果敌人不离开，大象就停止跑步，直向敌人猛冲。他把长鼻子卷了起来，防备受到可能的碰撞。但是随时准备甩出它，给敌人致命的一击。大象在猛攻时，每小时的速度可达到三十五至四十公里。

每当大象们感到有危险的时候，非常静默：他们张开耳朵，截听最微细的声音；凭着他们的橡皮似的厚实而柔软的脚底板，行走时脚步轻悄，毫无声息。他们可以随时使那伴随消化而来的腹鸣停止。在树底下或密林中，他们那灰色的笨重身子，与周围的影子混在一起，使人们认不出来。——原注

的确，小河里的水差不多只到塔本的膝盖。这时，在善于指挥的大公象柯洛依的带头下，大象们拔掉了一些树，横放在小河里，而后投下些泥土和石子。水位就开始升高了。他们就可以洗澡了。

在早晨，托扑感到好一些，不再觉得难过了。大象们扑上了新鲜的泥土，重新上路。他们来到一个近乎白色的小山谷里。一些食草动物经过这里时，留下了脚印。这个小山谷里的泥土含着盐，这种盐很细，能使他们通便清肠，能使他们强壮。水牛、长颈鹿、羚羊等都在有极细的盐的地方挖了食槽。门巴领着自己的队伍走到“象药房”旁边，那里布满了用象牙挖成的深坑。

小山谷周围是些高高的草丛，在草丛里藏着一只犀牛。他想等象群走后，来挖坑享受一下。可是，大象们并不急于要走。犀牛等了一阵子，不耐烦了，怒了。他朝着自己小眼看不清的灰色象群猛冲过来。

大象们看见犀牛冲来，只是让出一条路。犀牛发现自己跑过了头，吃了一惊。他不明白自己遇到了什么，低着头继续往前跑，连自己都不太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很快就逃走了。

老公象托扑从此不能再回到那座森林里了。他使尽最后的一点体力，跟随象群又走了几天。一天晚上，他停了下来，再也不想走了。同伴们一直伺候到早晨，太阳升起时，托扑倒了下去，死了。自从他受伤以来，那几只一直照顾他的母象打算扶他站起来，可是没有成功。她们只好走了，去赶上已经离远的象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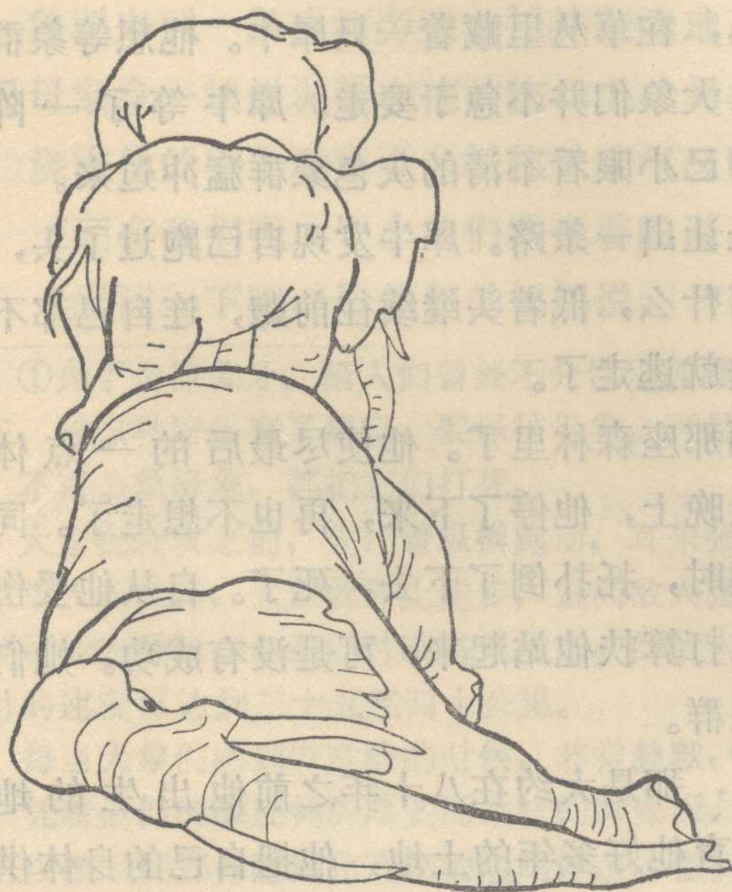
托扑孤单单地留在荆棘地里，那是大约在八十年之前他出生的地方。现在，他把身体还给这片养育他好多年的土地，他把自己的身体供给狮子、豹子、鬣狗、豺狗、秃鹫、蚂蚁等作为食料。几天功夫，他只

剩下一副巨大的骨骼。日晒雨淋，慢慢地把最后一点残骸都消灭掉了。只剩下一对发黄的大牙，还完整无损；渐渐地陷入被水浸软的泥土里。

在老公象托扑倒下的地方，在下一次雨水中，将会生长出一簇簇新草。

自从托扑去世以后，母象们群集在柯洛依身边。但是，所有的象都一如既往，仍然服从老门巴的管教。

在穿过阴暗、稠密、潮湿的森林时，大象们从这座矮树丛走到那座矮树丛，散开在大树底下、水塘旁边或者采伐林里。



四月里的头几阵雨，提醒大象们到草原去。象群重新整编好。不久，大象们照着惯常的路线行动。在压实的坚硬的土地上走着，并没有留下脚印。

他们的路线绕过村庄……应该时时刻刻提防那些人啊！……然而，一天晚上，在姆博基附近，一阵喷香的微风，闻得大象很舒服。那是芒果啊！……芒果熟啦！……

在大象们的可靠的记忆里反映出过去的情景：火堆、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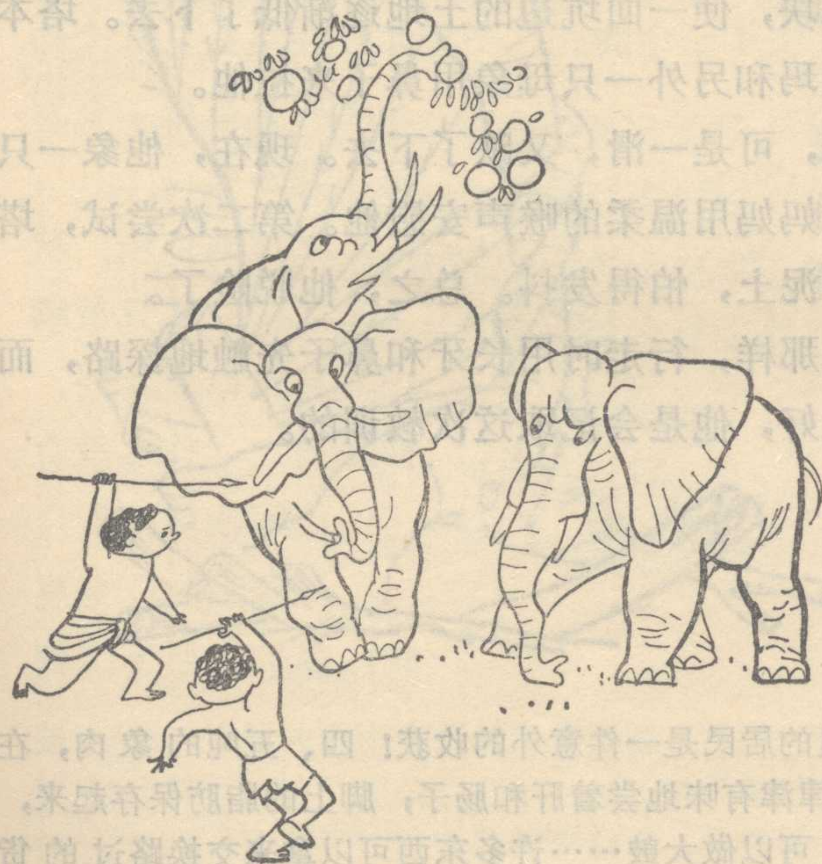
叫喊，尤其是那多汁果子的美味。塔本，他也辨别得出这种气味。

什么都不能阻止大象们，他们离开了自己的路线，跨着大步，走进了村子。

他们闻着心爱的果子的香气，陶醉了。他们不再提防用长矛刺他们的人们的叫喊，也不再提防那些谨慎地保持着距离吠叫的狗。他们贪馋地只顾摘果子吃，一棵果树摘光了，再摘另外一棵。

村子里的男人集合了起来，他们向大象身上投扔燃烧的火把。大象用鼻子吹熄，摇摇耳朵，继续吃芒果。

人们在枯草上点起了火，发出可怖的叫喊。大象们老是吃着。许多母象被这种叫声和火烟弄得恼火了，开始纵横地跑着。接着，他们突然来个冲锋，冲到人堆里，踏着火堆，火熄了，人们逃跑了。



当大象们离去时，剩下的只是树顶上几只芒果了。

大象们重新上路。塔本欢喜在路旁的矮树丛里行走，毫不介意地前进着。他这里摘一片叶子，那里摘一片叶子。忽然，他脚

下的泥土陷了下去，他失去了平衡，跌倒了。塔本不见了，被人们设下的陷阱吞没了①。

塔本被这突如其来的遭遇弄得昏头昏脑。他睁开眼睛，看看四周，黑漆一团。他抬头望望，望见阳光在头顶上。他在这黑坑里害怕了。他想出去，可是爬不出；坑壁太陡，他的鼻子又撩不到坑边。他慌乱了，乱踢脚，摇着耳朵，发出恐怖的尖叫。

走在队伍最后的年轻公象们听到了塔本的叫声，发出警报。大象们都站住了。有些大象开始从容不迫地去找东西吃，而柯洛依、波玛和其他几只大象跑来营救被囚禁着的塔本。他们用大牙在陷阱边上挖啊掘啊，捣碎了树根，挖出了土块，使一面坑边的土地逐渐低了下去。塔本试着从塌陷的坑壁攀登，波玛和另外一只母象用鼻子来拉他。

塔本差不多达到了坑边，可是一滑，又跌了下去。现在，他象一只很小的幼象那样哭了。他的妈妈用温柔的喉声安慰他。第二次尝试，塔本终于爬了出来。他满身是泥土，怕得发抖。总之，他脱险了。

从此，他象那些老公象那样，行走时用长牙和鼻子先触地探路，而后再迈开步子。塔本记性很好，他是会记取这次教训的。

大象们的旅程，

一段一段地完成。

---

①捕住一只大象，对村子里的居民是一件意外的收获！四、五吨的象肉，在太阳下晒干或者用烟熏干；人们津津有味地尝着肝和肠子；脚上的脂肪保存起来，可以医治感冒；耳朵皮张起来，可以做大鼓……许多东西可以拿来交换路过的货郎车上的糖、搪瓷盆、花色纺织品等等。——原注



虽然他们一路上破坏了植物，
拔掉树木，踏平野草，
可是他们也开辟了道路。
人们才能步他们的后尘，
深入非洲森林的心脏。

日子一年年地过去，
轮到塔本变成了大象，
有了强有力的长牙。
也许有一天，他会离开原来的
　象群，
去当他另外一伙的首领。
但是，在每年的雨季，
他总会在欣库河边再见到他的
　弟兄。

旱獭维琪

海琳·法都

在阿尔卑斯山①的一些山峰和冰川脚下，那些旱獭远离着人们，在那里找到了他们的藏身地方。

在一块岩石附近，有一个长满青草的小斜坡，隆弗弄和维琪在那里挖地洞做了个窠，他俩在春天生了三个幼儿，一块儿住在里头。三个幼儿名叫普吕尼、克罗荀、邦多弗。



“比阿依依！秋天来了！”几只黄嘴山乌在风口上玩耍，叫喊道，“蚱蜢没有了！比阿依依！”

“兹惠脱！兹惠脱！我们快要下山到

①阿尔卑斯山脉是欧洲南部的大山脉，西面起自法国东南部的尼斯，经过瑞士南部、意大利北部，东到奥地利的维也纳。长一千二百公里，宽一百五十至三百公里。平均海拔三千米左右，山势雄伟，主峰勃朗峰海拔四千八百十米。山坡森林密布，高处是草地，许多高峰终年积雪，有不少冰川。

有人的地方去。”几只红嘴鹧鸪唱着。

在树林里，山毛榉树上的金黄叶子已经一张张地落下，只有枞树还保存着深暗的叶子。浓雾充满在山谷里，有时升腾到旱獭们的草地上。这些日子，旱獭们呆在窠里。

在积雪的峰顶和墨黑的山巅，罩着一朵朵沉甸甸的灰色的云。当太阳出来，穿过灰云时，一股湿气便从地面上升起来。潮湿的泥土被蒸发出阵阵薄雾。太阳把雾完全吞没后，旱獭们才爬出洞来。

“哼！这种草滋味不好，这不过是些枯草梗儿！”有一天克罗苟说。

“哦，那末为什么还去吃它呢？”隆弗弄叽叽咕咕地说，“我们都已经够肥胖的了！”

“你们瞧见了吧，那些羚羊已经换上冬季的黑毛。”邦多弗说。

维琪说：“现在是我们闭门不出的时候了。”

所有的旱獭轻轻地摇头，表示赞成。

“我的窠里塞满了干草，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

“是啊，现在是我们分离的时候了。”

“亲爱的，再见！祝您冬眠好！”

“好朋友，彼此彼此。祝您睡得又香又甜！”

“好兄弟，祝你安睡！”

“晚安！晚安……”

最后一次，旱獭们摇动着尾巴，相互拥抱和彼此祝愿。每个家庭都聚集在一起，回到他们度冬的窠里①。

①旱獭的洞穴深而长，里面布置有作为卧室、厕所和堆石子角落的地方。

旱獭在窠里冬眠五个月，靠着身子里贮积的脂肪来缓慢地维持生命，过着不吃不喝、不活动的生活。他们的心脏跳动得很慢，身子慢慢变冷变僵，好象死的样子。

在冬眠期间，他们要醒来五、六次。为了不使卧室里潮湿，他们大小便时，到隔壁一间作为厕所的房里去排泄。

隆弗弄说："小宝贝们，先走吧。"

于是，普吕尼、克罗苟和邦多弗，由父母紧跟着钻进狭隘的走道。

"孩子们，帮助我们堵塞洞口。需要泥土和石子。"

普吕尼和他的两个弟弟就到地洞里石堆角落，用前爪挖着，把石子和泥土抛在背后。这些石子和泥土是用来堵塞通道的。这是一项费时而劳累的工作，而且要在黑暗中摸索着做。

"堵了一个旱獭长① 的洞穴，这一段剩下不到半个旱獭长的地方要堵上，那边还需堵四、五个旱獭长的地方呢……"维琪说，"给我些干草，我来完成吧。"

"地洞堵得密密的，"隆弗弄说，"我们可以安心地过冬了。现在，大家去睡吧！"

全家到了卧室里，蜷缩在干草堆上。这五只肥胖的旱獭虽然挤在一起，但是睡得很甜。除了露出耳朵之外，他们把整个身子陷在干草堆里。干草在索索发响，散发出香味！

"妈妈，讲个故事吧！讲个故事吧！"克罗苟、普吕尼和邦多弗请求着。

小旱獭们听着妈妈讲故事，仿佛听催眠曲，一个接一个地睡着了。

---

①旱獭长，是作者造出来的长度名称。

隆弗弄，他自己早打呼噜了！维琪已经停嘴了……在明年春天，她的孩子们将要离开她了。她把他们抚摸了好一会儿，叹息着说："美好的季节过得真快啊！"

不多一会儿，五只旱獭都蜷成一团睡熟了：两眼紧闭，面孔藏在尾巴下面，前爪放在耳朵上，后爪覆盖在前爪上面。

"兹惠脱！兹惠脱！"几只红嘴鹧鸪唱着，"旱獭们不见了！兹惠脱！"旱獭们藏身在地下，地下的热气拥抱着他们。

是在地下，许多动物找到个藏身地方，渡过漫长的冬天。是在那儿，无数以灿烂的色彩点缀着山岳的花卉、各种草木的种籽萌芽茁长。是在地下，躺着河流的源泉。是在那儿，埋藏着各种矿物和珍贵的宝石。

地下是一个广大而富饶的王国。

"兹惠脱！兹惠脱！旱獭们不见了！兹惠脱！"



"比埃脱！比埃脱！但是羚羊们还在那儿！"红嘴鹧鸪接应说。

羚羊嘛！他们的王国是在山上的。他们对阿尔卑斯山是熟悉的：整个山脉的峰峦绵延起伏；山坡最低洼的地方繁殖的树林；放养牛羊的茂盛草地；从峭壁斜坡倾泻而下雷鸣般的急流；那些又绿又深的湖泊。他们熟悉冰河和它们的危险，甚至雪崩的为害；在它们的白色大氅底下埋葬了多少木板屋和多少人的生命，埋葬了多少动物和树木。

话虽这么说，羚羊们还是欢喜那高山，到高处去，永远往很高的地

方跑。他们用令人头晕目眩的奔腾跳跃，越过深渊，攀登玻璃般光滑的山坡，头朝后仰着，身子弓着象离弦的箭，比风还快地攀登了上去！

“比埃脱！比埃脱！羚羊们还在那儿！比埃脱！”

“比啊依依！鹧鸪们，当心啊！”黄嘴山乌发出口哨声，“比啊依依！老鹰钉住我们啦！”

老鹰也熟悉整个山区。他在山峰上面不停地飞行。他展开翅膀，在高空盘旋滑翔。他用尖锐的眼睛注视着高峰的尖顶，摇摇欲坠的白雪穹窿，深不可测的裂缝，连大胆的羚羊都不敢冒险的狭隘的悬崖。

无论是下雪或者下雨，无论是刮风或者下冰雹，更无论是浓雾罩住山谷或者雷电在峰顶上霹雳，老鹰独自同他的忠实伴侣，栖息在他的冰天雪地的王国里。

“比啊依依！比啊依依！别了旱獭和鹧鸪的好日子！”黄嘴山乌嚷道：“如果你能找到一只兔子或者一只雷鸟①，你算是有好运气了！比啊依依！我们这一伙，我们下山到有人居住的地方去，这儿太冷了！比啊依依！”

羚羊们藏在树荫下面，躲避一阵阵狂风暴雪的袭击。他们以苔藓和地衣来充饥。

刮狂风的日子过去了，一下子晴朗了。又干又冷的好天气来到了。

---

①雷鸟属于松鸡科。雄鸟体长约三十三厘米。羽毛的颜色冬夏不同，夏天，羽毛以栗褐色为主，背、肩、腰和尾巴上的覆羽，具有锈褐色横斑和白色细缘；翼和腹部白色。雌鸟头和颈部黑色，上身其余部分淡黄色，具有褐色横斑。到了冬天，雌鸟和雄鸟除头顶和外侧尾羽是黑色以外，都是白色。雷鸟善于行走，飞行迅速，但不能远飞。

长时间下着棉絮般的雪，时而密密麻麻，时而稀稀朗朗，默默无声地藏匿了一切，覆盖了一切。

羚羊们找不到青草吃了，虽有灌木的树皮和枞树的针叶了。饥饿折磨着他们。他们用脚蹄扒开雪，希望找到几簇冰冻了的草。

只有一只长着冠毛的山雀在阴森的树林里唱歌，打破了大地的沉寂。

旱獭们怎样了？即使是在冬天，旱獭们仍然是幸福的。他们失去知觉地安安静静地睡着，他们没有饥寒的痛苦。

在老鹰常去的小山谷里，两只野兔蹦蹦跳跳，在刚积起来的雪里嬉戏。他们真冒失啊！

还有那些穿上白色冬装的雷鸟，也不谨慎。为了找寻一粒埋着的谷物或者一种生命力较强的植物，他们毫不戒备地飞行，掠过积雪的山脊。

当心呀，生着长耳朵的雪球①，还有你们白羽毛的活棉絮②，当心呀！谁都逃避不了老鹰的尖锐的眼光啊！你们要防备啊！他回窠啦！

在树林的边沿，有一棵被雷击倒的落叶松。老鹰猛冲在它的一根椏枝上，好象在对付一只猎物。在他的冲击之下，椏枝断了；他就用钩形的爪子拿走了，把它放在他的窠旁，又飞去找寻新的树枝。鹰窠已经扩大，快要到岩石的平台以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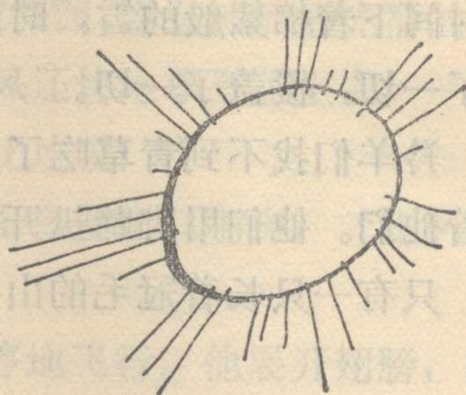
五个月过去了。五个月对挨饥受饿的老鹰和羚羊是漫长难熬的日子，而冬眠在地下的旱獭好象仅仅过了甜蜜的一夜。

---

①雪球，指野兔。

②白羽毛的活棉絮，指雷鸟。

有一天，天气温暖，一阵阵和风带来昆虫的嗡嗡声。四月啦！……山岳仿佛醒来了。



在老鹰窠里，雌鹰伏在两个蛋上，在孵小鹰，四十天里一动不动。

过了好久，太阳才照到旱獭的园地。他的光辉抚摸着雪层，雪到处闪闪发光。

在盖着白雪的地上，探出一个有小胡须的深灰色的嘴脸，这是谁呀？是隆弗弄。他望望山岳，眨巴着眼睛。他嗅嗅浴着阳光的空气，谨慎地溜到外面。他的脚下发出雪的磨擦声。

“勃儿儿！还上冻呢！”他嘀咕着，“我醒得太早了！”

他溜进地下的窠里，重新躺在小家伙们的身边。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还得睡觉。太阳还不够热啊。”

现在，羚羊们可以时不时离开树荫，去吃一点雪下发了黄的青草。

突然，羚羊群的头目竖起耳朵，命令道：“快！赶快到顶峰上去！”



空中传来一阵轰隆声，一大堆雪摇

动了。雪堆沿着陡峭的斜坡滑下来，愈滑愈快，愈滑愈沉，一路上带走了所有的东西。

一只年轻的羚羊来不及躲避，被雪崩压倒了，被牵走了几百米远。他的身体一半被埋在雪下。

老鹰瞧见羚羊滚了下去，眼睛盯着他。老鹰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老鹰顺势下降到这个牺牲者躺着的地方。可是，三只大乌鸦早已先他赶到了。老鹰对付不了他们，只好离开了。

雪开始很快地融化，到处流着雪水，渗入到石子里、岩石缝里，沿着发黄的草茎流去。那些小河荡漾着水波，低声说：

"旱獭们，醒来吧！你们还等待什么？樱草①已经开花了！春天到啦！旱獭们，醒醒吧！醒醒吧！"

一个雪堆颤动着向上升，出现了一团毛，抖动着，稍远些，另外一堆，另外一处，又一堆……一忽儿头朝左摆，一忽儿头朝右摆，旱獭们嗅着新鲜空气。太阳抚摸着他们的红棕色的嘴脸。他们相视着，无疑地，他们是在交换眼色。于是，他们同时出发，去找寻初放的花儿。

他们的嘴巴塞得饱鼓鼓的，互相打招呼。

"亲爱的，您好！哦，您的右耳朵一面被压得很皱！让我来给您理理好。"

"太好了，亲爱的。您长得多么苗条啊！"

"老兄弟，你好！你消瘦得厉害啊！"

"而你呢！人们还以为你是个小老头儿呢！"

其他旱獭也围上了他们。……他们一共有十五来只在雪地上玩耍。

①樱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春天开花，花冠黄色或深红色。

“比啊依依！比啊依依！老鹰有了两只光秃秃的小鹰！比啊依依！他们好象很饿的样子！比啊依依！比啊依依！”

气氛不再是宁静的了，黄嘴山乌们已经回来了。

在荫影里，在阳光里，在雪里，在土地上，开放着各种花，到处是花……这些花儿，旱獭们拿来配成最美味的菜单：两张蝴蝶花的花瓣，一个杜鹃花的花冠，几粒洋商陆①的浆果，一串野醋栗②……他们只爱吃饭后果点！

隆弗弄和维琪把地下窠里的旧干草全部扫除出去，他们要把住所弄得又干净又舒适。

他俩喊道：“邦多弗！克罗苟！普吕尼！该把我们的垫铺换换了。好吃懒做的孩子们，快来工作！去采些鲜花给我们！”

小家伙们把他们所能找到的花儿堆放在洞口：蓝色的、玫瑰色的、黄色的、白色的、紫色的……

维琪和隆弗弄整理着床铺。那些花好香啊！

在旱獭的洞穴附近，有一块平坦的大岩石，这是旱獭们最欢喜的岩石。有人把它说成是一块迷人的岩石③。

当旱獭们的脚一接触它，他们就变成小雕像似的站立着，一动不动，专心一致地注视着周围。当他们一离开它，那种魅力就没有了。他

---

①洋商陆是一种多年生草本。茎粗大，一两米高，有分枝。夏秋间开小花。结圆形浆果，好象葡萄。

②醋栗是一种落叶小灌木。春末开白花，花钟状，果实是球形的浆果。

③迷人的岩石，旱獭饱食后就晒太阳。这时，旱獭群中常常有少数旱獭担任警戒的职务，在岩石上站立好几小时，向四周了望。

们又变得很灵活，肚皮贴着地面爬行，笨手笨脚地奔跑，断断续续地点头。

这时候，他们忙着打扮起来，梳头，理胡须，接着，就互相开玩笑。他们摇晃着脑袋，眨着眼睛，皱着鼻子，以逗趣的小动作彼此捉弄。

那些最年轻的旱獭，一对对地玩着搏斗；面对面站着，普吕尼和克罗苟相互捉住前脚，打算摔倒对方。

克罗苟一个踉跄，跌倒了。普吕尼扑了上去，克罗苟摆脱了，在长满青草的斜坡上飞快地冲了出去。

滑跤，追逐，搏斗，翻斤斗，这些嬉戏逗得岩石都乐了！

维琪用后腿站立着在吃花草，灵活的大眼睛察看着四周，不放过周围的任何动静：一个新影形的出现，一只鸟儿的飞过，一棵草的响动……维琪处在戒备中。

头向前伸，前脚向两边分开，嘴巴张开，她从露出的牙齿间迸发出一个尖锐的口哨声。接着她慢慢地镇定下来，四只脚恢复原状，重新吃起花草。

其他旱獭发愣了一会儿。

“出了什么事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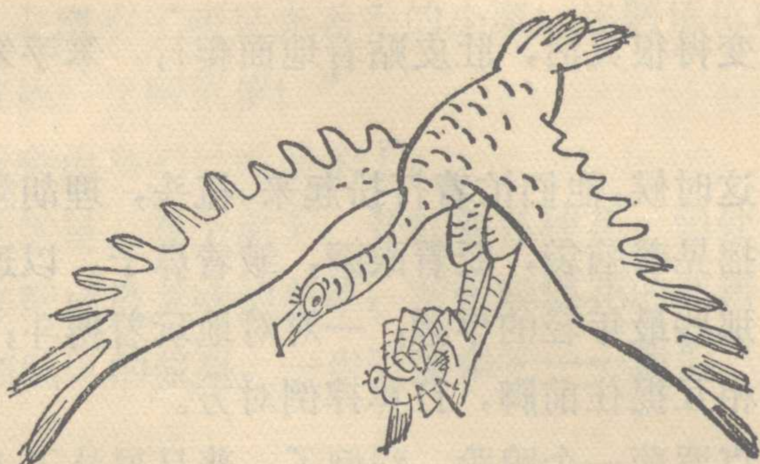
“不碍事。我们可以继续玩耍。”

“梯啊呜！依依依啊呜！……”老鹰的叫声划空而来，撞着山崖。回声反复地响着，一直传到旱獭们的草地上。

维琪不安地站了起来。这种叫声，她是熟悉的，表明有两只老鹰在猎取食物。她就仰望着天空进行搜索。

“傅依依！……”

维琪发出一个短促的啸声，警告旱獭们大难临头了！所有的旱獭一下子都不见了，好象土地把他们吞掉了。一只老鹰张着脚爪，在草地上掠过。太迟了。老鹰一个俯冲抓走了一只鸟儿，向洼地迅捷地飞去。



一只麻痹大意的年轻旱獭爬出了洞穴，去吃花草。她大口地嚼着紫色的苜蓿①。她没有看见雌鹰已经飞近。这只猛禽好象一块石头直向她猛扑，劫走了她。

在外面冒险的其他旱獭，来不及叫出声和重新躲藏起来，事变来得那么突然啊！

一阵惊慌和战栗之后，他们又走出洞了。他们知道那些老鹰不会马上再来，因为他们的饭菜已经有着落了，可是多大的代价啊！

"兹惠脱！兹惠脱！……你们晓得吗？"红嘴鹧鸪唱道，"三只小鹿在树林里生出来了！他们是那么笨拙，脚站都站不直！兹惠脱！兹惠脱！……你们知道吗？维琪新生了四个小娃娃！她再没有时间去照顾大的孩子了！兹惠脱！……"

"比啊依依！……比啊依依！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些黄嘴山乌叫着，"比啊依依！……我们知道一只最幼的小鹰已经死了！我的好朋友，

①苜蓿（mù xu）是一种多年生草本。叶子长圆形，花紫色，果实是荚果。它可以喂牲口，做肥料，嫩苗可以吃。

这个你还不晓得吧！可是活着的一只小鹰长得肥胖，双料的身材。他快要飞出来了！比啊依依！……你们当心啊！你们当心啊！……"

黄嘴山乌们随风飞走了。他们被一个洞口吸引住，突然降落到一个深渊里，随即又升了起来。黄嘴山乌们是天空中的杂技演员，他们会用独脚旋转，做急回转，上升，俯冲，螺旋升降，滑翔……反复地动作。现在围着老鹰的就是他们。

"滚开！滚开！"大老鹰叫喊道，"在我身边跟着这么一群大叫大喊的家伙，叫我怎样去打猎呢！"

黄嘴山乌可不理他这一套。

今天打猎不会有好收获了。

旱獭们不知道去吃什么是好！他们的家园变成了一座大花园：几乎每根草茎上开放着一朵鲜花；从发热的泥土蒸发出的香子兰[①]和蜂蜜的香气、硫磺的气味往上升去，渗透着那些岩石。褐色的和灰色的石头间夹杂着蓝色的龙胆花[②]、紫色的苜蓿花、白色的毛茛花、黄色的蔷薇花、绿色的草……六月，是旱獭们顶欢喜的月份。白天那么长，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去尝遍一切，在太阳底下嬉戏，在芬芳的草木里打滚。

"普吕尼，自从你的弟弟妹妹出生后，你呆在什么地方？"

"我就在那块岩石旁边。那里有一棵小石竹[③]，正好长 在 我 的门口。"

"克罗苟，你呢？你的窠在哪里？"

---

①香子兰是一种常绿蔓生植物。开黄绿色的花，有浓烈的香气。

②龙胆是一种多年生草本。秋天开蓝紫色的花。

③石竹是一种多年生草本。夏天开花，花红色、淡红色或白色。

克罗苟含着一口食物回答："还没有挖呢，没有时间啊！"

邦多弗说："我，我将要安顿在这簇香子兰底下。"

在早晨的微风中，各种花在太阳光里醒来了。从远处传来了牛颈上的铃声，羊叫声，狗吠声和牧童的叫喊声。牲群回到山上的草地里。成千的蝈蝈儿在草丛中鸣叫，蜜蜂的一阵阵的营营声充满在空中。这是旱獭们所选择的出洞时间。

隆弗弄在蔷薇花丛里对来找他的维琪说："去找找孩子们吧。今天天气晴朗，是他们第一次出洞的好日子。"

"你认为是时候了？我感到还有点凉呢。他们还娇小哟！"

"他们已生了一个月啦！已经不是初生婴儿了！"

维琪进了洞，不多一会儿，又爬出洞来，带领她那些踉踉跄跄的和笨手笨脚的新生儿。他们生得多么漂亮，柔软的灰色的毛，削尖的嘴脸！



"邦多弗！克罗苟！普吕尼！快来看看你们的弟弟妹妹！"隆弗弄喊着。

维琪说："我指望你们帮助我们照料他们。"

邦多弗说："我带他们一块儿玩耍！"

普吕尼说："我来看管他们。"

克罗苟说："我来把最好的花儿指给他们看。"

隆弗弄说："你们出洞进洞都要时刻挨着次序走。"

每天早晨，隆弗弄第一个起床。他爬到通向外面的走道里，先把鼻子探出洞去，随即缩了回来。第二次，他又探出头去，看看这边，望望那边，又缩了回来。不久，他探出半个身子，又不见了。最后，他终于冒着风险爬到洞穴前面的结实的平台上。他观察了一番，他听上一阵子，爬行几步，找了早点来吃。

维琪也探出鼻尖，仔细地巡视四周。在她的身后，幼儿们挤成一堆。

"你们要安静些，别争先恐后，等待挨到你们。"维琪边打了他们几下边说。

最后，维琪决定出洞了。幼儿们跟在她身后。前面三个幼儿象父母那样谨慎。可是最后的一个有点性急，一下子栽倒在草地上。

"蒂儿利！蒂儿利！他们生得多么漂亮啊！……"躲在一棵落叶松顶上的一只黄雀叫着。

这是一群乱哄哄的小家伙。四个幼儿肚子贴着地面急匆匆地躲到隐蔽的地方。

"孩子们，出来！出来！"妈妈叫唤道，"不是我在吹哨子，这是一只鸟的叫声！"

在中午炎热的气候里，鸟儿住嘴不叫了，羚羊在寻找荫影的角落，而旱獭们直挺挺地躺在岩石上，在阳光下睡午觉。他们闻着向他们飘来的杜鹃花的香气。那香气很浓郁，弄得空气都沉闷了。

每天，那些幼儿试探爬得远一些。维琪让他们单独玩耍，一天天放长时间。当她回来时，他们拥抱她，围住她逗趣。

有时，其中的一只，还凑近妈妈吃奶呢，维琪站着，把他们温柔地紧抱在怀里。

今天，小鹰第一次跟他的父母出去打猎。必须特别当心啊。维琪站在岩石上，监视着四周。那儿，在山谷底下，她望见了什么？

“傅依依依依！……”她发口哨声。两个孩子穿过草地来了。

“傅依依依依！……傅依依依依！……”其他旱獭回应着，“这里遇到了什么？”

“比啊依依！比啊依依！……”黄嘴山乌们叫着。他们停在一条小河旁边，嚼着苹果。说道：“我们就要咬到苹果仁儿了！”

“傅依依依依！……”

“比啊依依！……”

在山地里消息传播开来，愈来愈近。在这时候，孩子们攀登着，攀登着。热极了。现在太阳高高地挂在空中。

突然，在岩石后面探出两个蓬发的头。

“傅依依依依！傅依依依依！傅依依依依！……”

旱獭们朝四面八方逃命。维琪躲在一堆崩塌物里。她打算躲藏在两堆石头之间。想不到其中一堆石头被震动了，落在她的腿上。她挣扎着。

“唉！可怜的牲畜！”一个小姑娘喊了起来：“吉罗姆！快来看！一只旱獭！被石头压住了！”

“她的腿被压住了，必须救她出来。加特琳，帮我一把。我来移开石头，你拉出旱獭。但要当心伤口！”

维琪慌了，愈来愈厉害地挣扎着，她想逃走。

“好啦！好啦！轻点儿！”加特琳说，“安静点，别怕！”

吉罗姆把石头抬起来，维琪感到松动了。她向前一跳。加特琳早已准备好，伸手按住旱獭的头，用力一把抓住维琪的毛。

“吉罗姆，赶快，背袋！”

“怎么？你竟然要把她装在背袋里吗？”

“当然罗！赶快！该把她带到家里。你瞧，她的腿压坏了！”

“哦！这不能算是一个理由！那些禽兽会自己治好伤口的。放走她吧！”

“她不大好走呢。老鹰会把她抓去的啊！”

“这倒是对的。那边有老鹰呢！……”

吉罗姆张开了背袋，加特琳缩回了抓紧维琪的手。维琪得到了片刻的幸福，接着又失望了！袋口扎紧了！看不见阳光！里面是怪暗的一片……不象自己窠里那样习惯的黑暗和暖和。在窠里是那么舒适，那么安全……维琪害怕得透不过气来。

吉罗姆和加特琳带了沉重的背袋下山，每走一步，袋子左右摇摆，走得非常吃力。

当他们的父母从田地里回来，孩子们拉着他们到家畜棚里，去看维琪。

妈妈相了相旱獭，说：“这是一只年老的母旱獭，大约有七、八岁了。你们看她的牙齿，差不多变成褐色了。”

在旱獭们说来，这是光荣的颜色。年纪愈大愈聪明。他们的白牙齿随着年龄增长变成黄色，然后变成橘红色，每年颜色加深，最老的变成褐色。

爸爸说："她的腿折了，必须替她治疗。"

他用两块小木板总算成功地夹着维琪受伤的腿，再用绷带缚牢，使那只伤腿固定住。这可不是容易的啊！因为维琪拚命地挣扎反抗。但是，当吉罗姆把她放在藁床上时，她就安静下来了。

在草地里，旱獭们在警报解除后，又出来了。

隆弗弄问邻居们："维琪在哪儿？"

幼儿们从这只旱獭身边走到那只旱獭身边，呻吟着打听："妈妈！妈妈在哪儿？"

谁都没有看见维琪。她失踪了。家园里充满着眼泪和忧郁。

"比啊依依！你们再也看不见她了！"黄嘴山乌们叫着，"比啊依依！两个儿童把她带走了！"

"兹惠脱！兹惠脱！装在一只大背袋里！我亲眼看见的！……"红嘴鹧鸪说。

"唉！"旱獭们摇着尾巴叹息，"怎么会有这样的遭遇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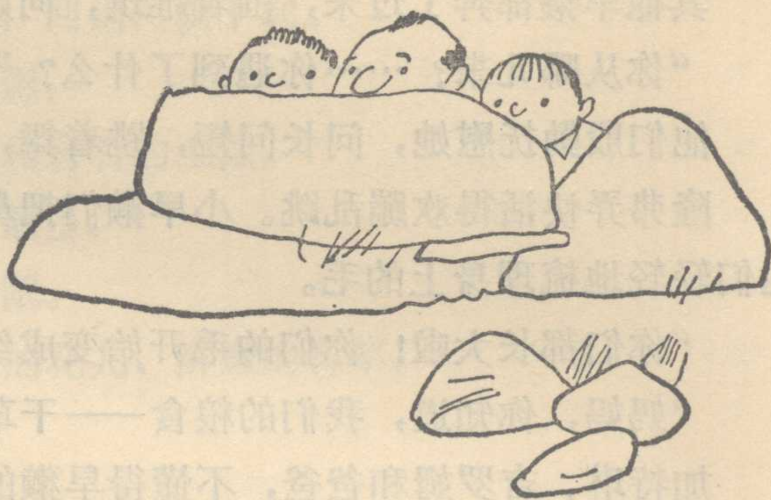
家园里的生活还是照旧。可是旱獭们不象过去那样快活了。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该想到准备过冬的新藁荐了。

他们不停地来来往往，嘴边衔着草茎；把它摊开在太阳下晒干，或者把新鲜的草茎搬到窠里。

在这个时期，维琪的伤慢慢好起来了。吉罗姆和加特琳经常抚摸她，现在她不再怕他们了。他们精



心地喂养她，供给她面包、水果、植物的根和苜蓿。维琪还尝到一棵白菜的心，滋味好得很。



爸爸每天把旱獭放出笼子，让她在家畜棚里走动。最初，她吃力地爬着，现在她比较轻快了。她的一条腿还有点儿僵直，但看上去她并不感到痛苦了。

有一天，爸爸说："现在是送她回去的时候了。不久，旱獭们就要关在窠里冬眠。如果我们把她留得太久，她会衰颓致死的。"

吉罗姆、加特琳和爸爸上山去找寻旱獭。旱獭们都不见了。吉罗姆打开背袋，维琪不敢出来。她在什么地方？一阵微风吹来一股她所熟悉的硫磺气味，那是秋牡丹①！



她就爬到外面，小步走向那些花儿，停下来吃着。

爸爸低声说："我们躲在这块岩石背后，不要有响动。"

隔了不久，旱獭们都出了洞。他们走来走去，注视了好久。忽然，其中一只叫了起来："维琪！你回来了。"

①秋牡丹是一种多年生草本。秋天开花，花白色或淡紫红色，形状象菊花。

其他旱獭都奔了过来，围着维琪，向她问好。

“你从哪儿来？……你遇到了什么？”

他们殷勤抚慰她，问长问短，跳着舞，并且摇着尾巴，表示欢庆。

隆弗弄快活得欢蹦乱跳。小旱獭们把鼻子藏在妈妈的怀里。妈妈替他们轻轻地梳理身上的毛。

“你们都长大啦！你们的毛开始变成红棕色了！”

“妈妈，你知道，我们的粮食——干草差不多准备好了！”

加特琳、吉罗姆和爸爸，不懂得旱獭的话，但是他们看得出旱獭们是幸福的。他们就悄悄地离开了那里。

天空里灰濛濛的，太阳出现的时间短促了。空气里有湿气，雾不知道该上升还是下降。

干草已经收进来。新的洞穴挖掘好了。旱獭们不再吃多少东西了。他们长得可爱，又胖又沉。他们单独或者一双双地稍微出来走动走动，可是出洞的时间逐渐在推迟，回洞的时间却又逐渐在提早。有些旱獭连头也不探出洞外了。

有一天早晨，黄嘴山乌们飞过旱獭的家园上空，望见旱獭的那些洞穴都堵塞好了。只见几根晒干的草茎留下了进口的痕迹。

“比啊依依！旱獭们睡觉了！比啊依依！旱獭们冬眠了！……”黄嘴山乌朝着四面八方叫着，“比啊依依！不久，我们将要下山到山谷里去了！……”

“兹惠脱！兹惠脱！我们也去，我们也去！……”红嘴鹧鸪唱着。

冬天又来到，雪白的山峦又变得静悄悄。

羚羊们穿过草地，细小的脚印留在雪地里。

他们吃着最后几簇草，回到树荫下面。
天空里掠过一个大黑影：
老鹰看守着他的冰雪和岩石的王国。
旱獭们藏身在各自的洞里，
蜷缩成一团，蛰伏冬眠。
他们梦见太阳、芬芳的花儿、鲜嫩的青草。

撒哈拉小狐耶普

玛丽·特娜依

广大的地区里都是岩石和沙土，这就是撒哈拉沙漠①，它是地球上最大的荒凉地方。白天，它处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和热烘烘的风里，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只有在晚上，气候凉爽，野兽和植物才苏醒过来。

洋槐②树的影子逐渐延伸，太阳在山后慢慢地消失。风息了。在远处，鬣（liè）狗在嗥叫。

一只绿色的金龟子最后一次飞到天空里，接着就降落下来，钻进它的洞里。

---

①撒哈拉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它伸展在非洲大约四分之一的土地上，跨入摩洛哥、埃及、苏丹、利比亚、乍得、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尼日尔、马里、毛里塔尼亚等国境，面积大约有八百万平方公里。这个大沙漠里大部分是断续的大小盆地，中部多高地和熄火山，气候极端干燥。每年降雨极少，因此，有许多干谷和干河，植物稀少，地面上主要是砾石、流沙和沙丘，绿洲很少。

②洋槐是一种落叶乔木，茎高十多米，枝干上生刺。叶子绿色，是羽状复叶。初夏开花，白色。它的木质坚硬，有弹力，可以作铁轨的枕木。叶子可以作家畜的饲料。



“居依泼！居依泼！居依泼！晚上了！”躲在洋槐树顶上的乌鸫(dōng)①报告说。

“居依！居依！居依！晚上了！”白麻雀们接应着。

“蒂儿利蒂！蒂儿利蒂！回窠吧！”小莺唱着。

在一个沙丘②里，有一个空洞，一只胆小的跳鼠③把鼻子探出洞外，找到一颗种子，谨慎地衔到洞里，吃着。

两只耳朵从一小丛有刺的植物里伸出来，接着露出一张削尖的嘴巴，一个由四条腿支撑得稳稳的圆兜兜的毛毵毵（sān）的小身子出现了……

这是小狐④耶普。他是沙丘里最会吵闹的居民。

小狐的父母在一个沙丘的侧面挖掘好了他们的洞穴，挖得相当深，

---

①乌鸫的身体长三十厘米，全身黑色，嘴黄色。叫声嘹亮，声音多变化，所以又名“百舌”。它在乔木上做窠。食物是甲虫、蝗虫、蚊子、苍蝇等昆虫。

②在撒哈拉沙漠的一小部分，有许多沙丘，有些是小而白色，有些是大而黄色。它们是由风力吹成并塑造成，堆积成新月形或水纹形的。——原注

③跳鼠是一种生活在沙漠里的小兽，它的前肢短，后肢长，善于跳跃。爪子坚强，善于掘土。尾巴长，在跳跃时起着平衡作用。

④本文中所写的小狐，是一种生活在撒哈拉沙漠里的体型较小的狐，它的特征是：耳朵大而尖，尾巴粗。

正够避免白天的炎热和晚上的寒冷。

当狐妈妈知道孩子快要出世了，她挑选最柔软的树叶和羽毛，用来铺垫洞穴的深处。

就在这个洞穴里，春季里的一个晚上，狐妈妈生下了耶普、秀克和他们的妹妹姬普。他们是三个闭着眼睛、几乎看不到有耳朵的小毛球，还不大会动。他们只知道吱吱叫，在妈妈身边吃奶和睡觉。

经过十个夜晚，他们的眼睛睁开了。又在十个夜晚里，狐妈妈把小宝贝们搂在热呼呼的怀里，老是抚摸着，亲着。

接着，有一天晚上，耶普、秀克和姬普第一次上沙丘去走动走动。从此，他们每天不耐烦地等待出去走动和游戏的时间到来。每次总是同样的场面：

"白天好长啊！"耶普假哭着说。

"妈妈，我可以出去吗？"姬普睁开一只眼睛问。

"还不可以。"

"孩子们，安分地呆着！"狐爸爸叱责说，"你们太闹了，弄得大家睡不成啦！"

姬普咬着她的哥哥，狐妈妈用脚打了她一记。秀克打扰着爸爸，妈妈用牙咬了他一口。小家伙们才安静了片刻。

可是对耶普来说，时间过得太慢啊！他忍耐不下去了，在弟妹之前，先溜出洞去。

耶普坐在微温的沙土上，竖起耳朵，嗅嗅空气，巡视沙丘，伸伸懒腰，独脚旋转身子，由着那晚风吹拂。他听见各种折裂声、摩擦声和扑翅声：这些是沙漠中的居民醒来时发出的响声。

在夜晚的凉爽气温中，那些树木发出一股多么好闻的气息啊！在混杂的各种气味中，耶普辨出了那些住在沙丘里的野兽的气味。

天空清彻，繁星点点。耶普瞧见一个影子，紧接着又是两个，十个，一个接一个地走拢来，聚在一块儿。

耶普认出是他的父母、弟弟、堂弟格拉普、克罗克和堂妹苗夫。整群小狐都来到了洋槐树底下。

他们欢蹦乱跳，相互追逐，玩着搏斗；晚上过去得很快。最狡猾最力大最机智的家伙，就称得上是勇士。

父母是轮班出去猎取食物的。这天晚上轮到狐妈妈照看小家伙们。

突然，一个短促的叫声，打断了幼狐们的游戏。这是一个报警声！

“枭①来了！赶快藏起来！”

沙丘那边一下子变得荒凉了。每只动物都逃进各自的洞里。没有一条尾巴、没有一只耳朵、没有一张脸露在外面。

那只猛禽看到的只有沙土，就离去了。……

危险过去了，幼狐们继续做着各种游戏。

秀克、姬普和他们的堂兄弟们，在沙土里打滚。苗夫和耶普在赛跑。

苗夫叫喊道：“谁第一个跑到长满刺的荆棘丛那儿！”

耶普回答说：“我会先跑到那儿！”

那些天真烂漫的幼狐到今为止，只想到玩耍。

现在，他们已有两个月了。嚼肉喂食的日子结束了，他们该自己去

①枭是一种凶猛的鸟，羽毛棕褐色，有横斑，腿白色，尾巴黑褐色。常在夜间飞出，捕食小动物。

寻找东西吃了。

狐妈妈说："你们的耳朵都生得够大了，可以听到一切，你们的牙齿生得够结实了，可以啃嚼猎物了。"

狐爸爸接着说："今天夜里，我们一块儿去打猎。"

小猎手们跟在爸爸身后，跑着小快步，从那些沙丘之间溜过去，不让人家发现。狐妈妈在后面压队，她四条轻巧的腿象蜻蜓点水似地跑着。她那谈谈的沙土颜色的皮毛，她那灵敏的大耳朵，她那毛毵毵的尾巴，简直使人发现不了她；只看见她的眼睛在夜色中闪闪发光。

过去，耶普、秀克和姬普，只捉到些壁虎和蝗虫。但是这天晚上，他们一块儿去捉大猎物。

狐爸爸小声唠叨地说："为了嗅得清楚，跑路时要面孔迎着风，鼻子向着天空。"

狐爸爸突然停下步。

"孩子们，慢慢向前走，别出响声。我听到荆棘丛后面有一窠老鼠！"

空中飘送来一股引起食欲的香味。姬普踮起脚使劲挺起身子，弄得后腿直哆嗦，嘴巴发抖。

"孩子们，该你们上去了！"狐妈妈低声说，"我从后面去袭击，你们在路上捕捉他们！"

老鼠们朝四面八方逃跑，小猎手们作"之"字形地追，从这只老鼠追到那只老鼠。只有他们的爸爸捉住了一只。他教导说："心无二用嘛！哪能同时追捕两只老鼠的啊！今天晚上，你们没有东西吃了。"

狐爸爸衔着猎物回到窠里，吃了。

但是幼狐们肚子饿了，他们跟着狐妈妈重新出发。

姬普发现一个藏在草里的鹧鸪窠，她把鹧鸪蛋摸来吃了个饱。

秀克爱吃老鼠，蹲在沙土里，耐性地守候着猎物。他猛地一跳，纵身上去，扑了个空，是只灰色的小老鼠呢！

耶普跟踪一只金龟子的点点脚印，一口把他咬住了。

打猎的成绩是不错的。

狐妈妈教导说："今天晚上，你们吃不了的东西，把它埋藏在沙土里，留作以后吃。"

耶普、秀克和姬普把他们的粮食埋藏好，将来想起的时候，他们就会找出来充饥。

"耶普！别再走了！"狐妈妈突然尖叫起来，"一条蝮蛇！在那里有他的痕迹。他在沙土底下窥伺着我们。如果我们被他咬了，我们就会被毒死的！我们快逃吧！"

耶普、秀克和姬普紧偎着妈妈，她带领他们朝着荆棘丛逃去。

天亮了，刮风了。吹得沙丘顶上冒烟。幼狐们打了一夜的猎，已经累了。他们躺在洞穴旁边的一个沙丘的深凹里，洗着日光浴。

在他们周围，一切都逐渐昏昏地睡去了。晚上出现的野兽都躲了起来，鸟儿们住嘴不叫了，植物被晒得卷缩起来了，花卉的香气淡薄了，消失了。

在一片寂静中，"沙漠的鱼"①，他那扁头谨慎地钻进两棵草里，接着他那有螺钿光的棕黄色的、夹杂着灰色条纹的身子，也溜了进去。他在太阳底下停歇下来好一会儿。耶普在打瞌睡。

① "沙漠的鱼"，指小狐。这里是指耶普。

“喂，耶普！醒醒！”狐妈妈说，“姬普和秀克已经回家了。太阳变得发烫了。赶快过来！”

耶普不乐意地随着妈妈进了窠，倒身在阴凉的角落里，很快又重新睡着了。

在洞穴里，大家都睡了。时不时，秀克在睡梦中哼哼或者露出牙齿咬上一口，他在做梦打猎。忽然他大叫一声，吵醒了在他身旁昏昏睡熟的哥哥。

耶普自言自语地说：“假如我出去兜一圈的话。”

他就从一条通到洞外的走道走了出去，强烈的太阳光刺得他眼睛不好过。他眨着眼，望望他住的沙丘。他向前走了几步，就停了下来。

一阵不明显的热风吹过，吹动了草。一些沙子被吹了起来又落下，又吹了起来①。

“今天早晨，风比往常厉害。”耶普嘟囔着。

沙土飞扬得愈来愈高，空中充满着轰隆声。耶普半闭着眼睛，面对着风，不让身上的毛吹得竖起来。草在强烈的暴风②中卧倒了，紧紧地抓住在沙丘窟窿里的树根。

耶普很快地被半个身子埋在沙土里，沙子扎着他的眼睛，钻进他的毛里，弄得他的牙齿轧轧作响。

---

①在沙漠里刮风时，有时一阵狂风把沙土刮起一个个旋涡，上升到高空中，几乎遮没了太阳。如果风弱一点，那末把沙土在地面上吹成一股云，一路上损害所有的东西。——原注

②沙漠里的暴风有时为时较短，有时一连刮上好几天。当刮风的时候，撒哈拉的禽兽惊恐地说：“注意！在草木繁殖的当口儿，沙漠风刮得不是时候啊！”——原注

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受够了，我要回去了。"

随着夏季的到来，白天的酷热愈来愈厉害，使人难以忍受。风吹得那些稀有的草木都干枯了。

那些打猎的好手们弄得地区里的动物都减少了。野兽都躲藏了起来，或者不见了。对沙漠小狐们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季节。

"在沙丘上没有一只老鼠了，"幼狐们到处搜寻过后，叹息着说，"没有一只蝗虫，没有一条壁虎。只留着些草根树根给我们啃了！"

每天夜里，耶普和他的堂兄弟等只好到稍远的地方去打猎。

有一天晚上，他们决定到沙丘那边去探险一下。那儿有一个多砂砾的干涸的洼地。耶普带头跑着小步，已经走了好一阵子了。

忽然，他自言自语地问："他们在哪儿？我身后谁都不见啦！我跑得太快了。"他就高声叫唤他的伙伴们。可是什么回音都没有。他等了片刻，继续小步往前跑。

突然，他悬空一只脚刹住了跑步，说道："谁在这荆棘背后啃着一颗种子？是一只跳鼠吗？可不是吗，这正是他的气味。为我独个儿，一只跳鼠！我到他的洞口去袭击吧。"

耶普心情急躁地格格笑着。

泼夫脱！沙土颜色的小跳鼠朝空中一跳，随即落下坐在长长的后腿上，轻捷地跳跃着逃走。他的短小的前腿忽儿抬起，忽儿合拢。

耶普连他的胡须都没有看清楚！

霍泼！跳鼠又纵跳了三下，而后又向左转弯。耶普朝左转弯。接着跳鼠又朝右转弯，后来又朝左转弯……耶普弄得气喘吁吁。

跳鼠站住了，耶普看见他的小小的头和闪闪发光的大眼睛。这个狡猾的家伙等着耶普呢。

耶普走得很近，跳鼠又纵身跳起来了……一股沙土劈头盖脸地甩了耶普一身，眼睛里、耳朵里和鼻子里都是沙土。耶普刚张开嘴，又吃进了一股沙土。……

耶普坐了下来，晃动身子，用脚爪搓着、搔着……当他再睁开眼睛时，跳鼠已经不见了！

耶普被扔下了，独个儿怪可怜的，远离了自己的家。他打算回家去，可是他实在是既太疲倦，又很饥饿。

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于是，他抬起头仰望着星星，伤心地叽叽叫着。接着他蜷伏在两块石卵之间① 舐着自己的脚底板。

忽然，其中一块石卵移动了，耶普吓得向旁边一跳，露出尖利的牙齿嗥叫。他注视着走前来的一个滚圆的动物。耶普走拢些嗅嗅：是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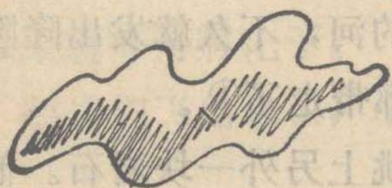


①耶普离开了沙丘地区，沿着山谷走到一个平坦的满是石卵的地区。在那儿，相隔很远才会遇到一个池塘，池水或多或少是清彻的和丰富的。有些池塘里的水从来不干涸。人们和牲畜都熟悉它们座落的地点，如果是能够喝的水，他们都会跑到那里去解渴的。——原注

还是敌人？

"阁阁阁！阁阁阁！……"一只老青蛙张开眼皮呼呼响着。

耶普埋怨似地轻声说："我还没有饿得需要把你当作好吃的东西呢。"



"阁阁阁……那末，我呢，我可渴啦！我要到池塘那儿去喝点水，并且还要在那儿下卵。池塘就在附近，跟我一块儿去吧。"

耶普回答说："我并不渴，而且我太累了。"

老青蛙说："阁阁阁！……阁阁阁！……再见了！"

耶普说："沃埃泼！……沃埃泼！再见！"

这时，清彻的天空变得乌黑了。



耶普不安起来，扇动着耳朵，用力嗅着鼻子。他仿佛感到空气里不再是同样的味道。他感觉到面孔上落着什么微温而潮湿的东西，原来是一滴雨水！

耶普在一块石头底下找了一个躲身的地方，接着又躲在另外一块

石头底下，雨把他赶来赶去。雨水哗哗地下着浇在他的背上、耳朵上，浸湿了整个皮毛。雨降在沙土上，啪啪作响，愈下愈厉害。耶普的眼睛上都是水。

一股力量推动他逃走，推动他往高处跑，老是往高处攀登，来躲避那逐渐在高涨着的波涛。在洼地里，一个干涸的河，不久就发出隆隆的水响声，仿佛一股急流，把一路上的所有东西都带走了①。

耶普爬上一块岩石，但它还不够高，他又跳上另外一块岩石。他的脚爪在石上一滑，滑了下来，跌进一个微温的浑水漩涡里。

他的头撞在一块大石头上，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了：他成了一个可怜的湿毛球，被流水带走了。

急流又流了几个小时，在那些干涸的河边，一切都复活了。每个生物在潮湿的沙土上留下了痕迹。蝎子在石缝里滑行，壁虎向四面跑着，蜘蛛、蚂蚁、蝈蝈儿②，从各处钻了出来。苍蝇和蚊子也活跃起来了。

"我们来喝个饱吧！"他们说，"在太阳把水吸光之前，在沙土把水喝光之前，我们来喝个饱吧！"

在那些本来干涸的河岸上，现在铺上了一层嫩绿的毛茸。这是沙漠里的阿加萨草。它在转眼之间就生长出来了。几天后，它就开花，结

---

①在沙漠里很少下雨，有时甚至几年中不下一滴雨水。但是，有时也会突然出现一场暴风雨。在几分钟里，那些干涸的河床里，撒哈拉的河流里，都充满了水，好象急流那样，浪花翻腾，轰轰作响。这种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是沙漠地区的宝贝。雨水要花上好几天渗进各处，在地下层层地贮积起来，供应河泊、池塘、洼地等地方，并且滋养着草木。——原注

②蝈蝈儿是一种象蝗虫的昆虫，翅短腹大，雄的前翅根部有发声器，能振翅发声，它对植物有害。

果；那些种子在下次降雨时发芽，时间可能不久，也可能等上好久。树木重新变绿了，它们的长根吸吮着水，把水贮藏在枝条里、叶子里和针刺里，也许要藏上好几年呐。

在很深的山谷里，那些水塘里生长着淡水虾，他们的卵从上次暴风雨以来就等待孵化了。

鹧鸪们飞出来了，小莺离开了他的枣树，沙漠里的云雀在天空里鸣叫。

图阿雷格族的小牧童阿柯① 十分快活，当他的山羊群在吃成束的阿加萨草的时候，他凝视着水在石缝间流动。山羊群今天可饱尝了美味罗！羊吃的这种草比起有刺的灌木来，解渴得多！

几小时后，暴风雨象来时那样，突然过去了。太阳重新发出酷热，弄得一切东西都干枯了。在岩石附近，池塘里的水很丰富，可是在发白的沙土上，最后几个水洼也不见了，红头的绿蜥蜴(xīyì)②呆在阳光下。鸟儿躲藏在窝里。那些昆虫安静下来了，只有讨厌的苍蝇在闷热的空气里嗡嗡地叫着。

耶普呢？耶普被浪涛带走了好多时候，后来被抛在一个干涸的河旁边。他没有生气了，躺在那里，毛粘在一起眼睛闭着。他无力地呼吸着，还算活着……

---

①阿柯和他的父母是一种游牧民族，他们住在山羊皮帐篷里，他们带着牲口流动去找新草地。他们热爱这种生活，因为这是自由自在的。他们是沙漠中的主人翁。——原注

②蜥蜴是一种爬行动物。身体象蛇，但有四肢。身上有细鳞，尾巴很长，脚上有钩爪。生活在平原、山地、树上、水中等地方，以昆虫、蜘蛛、蠕虫等为食物。

太阳和风弄干了他身上的毛。他慢慢地感到阳光的热气钻进了身子里。他呼吸畅些了，眼睛睁开了一会儿，很快又闭上，睡去了。

他在睡梦中，突然竖起耳朵。沙土在轧轧作响，这是阿柯，他在悄悄地走过来。

耶普是那么疲倦，那么狼狈，不想睁一睁眼睛或者移动一下腿。他躺在地上，假装死了。

忽然他感到被人拎到了空中……他害怕得发抖。阿柯把他搂在手臂里，抚摸他，向他说：

“可怜的小狐！你是从沙丘那边来的吗？你迷了路吧？你饿了吧？”



耶普听着。他的心跳得很快，他的耳朵鸣响得厉害。可是，阿柯的声音是使他安心的，语调变得更加温和①，安慰了他，还有那只抚摸他的手，又暖和又友爱。耶普没有弄错。他不是一个敌人，尽管一股人的气息使他想逃走。

阿柯那么便当地捉到了一只沙漠里的小狐，心中很高兴。他整天看守羊群，一边看着山羊，一边把小狐紧紧抱在怀里，向他谈着。

傍晚，当太阳下去了，阿柯回到图阿雷格人的宿营地。在路上，他遇到几

①阿柯讲的话是柏柏尔语。——原注

位妇女。她们问他：“你看见那些骆驼吗？它们迷失了。”

“没有看见。不过我在一条干涸的河旁找到一只小狐。当我向他讲话时，他眼睛都不睁一睁，只动动耳朵。”

阿柯走进帐篷，蹲在木炭烧的炉火旁，他妈妈在指挥黑人女仆做晚饭：粟粒汤和很甜的薄荷茶，酸奶，还有在灰烬里烘的麦饼。今天是图阿雷格人的节日，雨水使沙漠里物产丰收。

男子们围坐在火旁① 喋喋不休地谈着。阿柯坐在他们旁边的沙土上，抱着小狐。新的气味提醒了耶普，他已经好几小时没有吃东西，肚子饿了。随着周围响动的陌生声音，他的耳朵颤抖起来了。



在附近响的折裂声是什么？为什么这么暖热？耶普终于睁开了眼睛。他望见了一个耀眼的五颜六色的东西，不停地在闪动着。他就对着火伸出嘴巴。可是一个火焰里爆出了折裂声，一阵风向他吹来了一股烟，刺激他的鼻子。他难受得很，叫了起

①在图阿雷格人的帐篷里，一切安排得很好，右边是男子的位置，左边是妇女的位置。孩子们住在父母的帐篷里，直到九岁为止。——原注

来。阿柯抚摸着他，使他安定下来。

小牧童给他几块烘饼，他一下子吞了下去，嚼都不嚼。接着，阿柯又一个接着一个地给他几个枣子。耶普饱吃了一顿。他几乎感到自己是幸福的。

沙漠里的夜幕下降了。这是沙丘上各种活动的好时光，是小狐们行猎的时候。可是在这天晚上，在帐篷里，疲乏不堪的耶普蹲在热情的新朋友身边。他蜷伏了起来，把头脸藏在毛里，回想起他自己的洞穴深处的温暖角落，睡着了。

天一亮，阿柯起身了。整个帐篷里闹嚷嚷地都醒来了。耶普也醒了。

"小狐，过来！"阿柯说，"我们去放羊吧。"

阿柯为了遮避阳光和炎热，把耶普藏在长袍里，带了羊群出发。

在中午，阿柯躺在一棵柽柳①的阴影里，耶普安置在药西瓜②的叶子下面，蜷成一团，只留耳朵在外面。

小狐的耳朵从来是不完全睡觉的，苍蝇的嗡嗡声，草茎的摩擦声，随风吹动的沙子的响声，一个微弱的响动，都会使他的耳朵竖起来，处在警戒中。

日子一天天过去，耶普和他的朋友，分享着新鲜的水果。他发现了棕榈林的荫庇，他见到了比洋槐还高大的树木和各种颜色的花儿。他过着受驯养的生活。阿柯有时问着自己，耶普是不是忘记了他的野生的生活。

不错，耶普很爱阿柯，可是他俩讲的不是同一种语言，而且阿柯欢

①柽柳是一种落叶小乔木，枝条纤弱，大都下垂。夏季开淡红色的小花。

②药西瓜是一种很苦的瓜，有催泻作用。

喜白天，耶普却总是欢喜夜晚！

在夜里，耶普用他的毛毵毵的脚在帐篷里兜兜，尽他所能地偷吃一点东西：一块干酪或者一片西瓜，一点儿吃剩的烘饼……

有时候，他也去打猎。他潜伏在一个小丘背后，窥伺着一只小老鼠，纵身上去咬住，并且把他吃掉。他变得很灵活。

可是，耶普胆量不是太大的：一听到狗叫、骆驼打鼾和喘气，他就一溜烟地躲到阿柯身边。他安静了一会儿，而后又出动了。他用轻松的脚步走着，巡视一下帐篷里，刨上一阵席子底下的沙土，在一块毯子上打滚，用他的小黑鼻子和毛毵毵的脚，到处乱翻。

这天晚上，他全身钻进了一只枣子袋里。他肚子饱鼓鼓的，嘴巴粘糊糊的，躺在两个坐垫之间睡大觉。

冬季到了，耶普现在是一只长大的小狐了。他有一对听觉灵敏的好耳朵和四条细长的腿，能跑得象风那般快，因此他很自负。可是，在他心底里涌起一阵很大的悲伤。他感到自己孤独！

这天晚上，月儿明亮，天气很冷。然而，耶普身上很暖，因为他已经换上了冬季的厚厚的新毛。

他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先在帐篷周围兜上一圈，很快就完成了。在宿营地里兜一圈，那就得花较长的时间……但是，这天晚上，他还是余兴未尽呢！

于是，耶普攀登上宿营地靠背的斜坡。从那高处，他望见远处的那些帐篷都张得很好。四周都照着月光，辽阔的沙土吸引着他。

沙漠里的夜正在呼唤他。耶普踮起了脚留神听着，忘记了那些帐篷和那些人。耶普忘记了阿柯，以及他讲的话和他的友情。在他的内心深



处，他知道自己要走了……

耶普走了几步，然后起步作长距离的小跑。他可以一连跑上好几个小时，不觉得累。他走向一个他还模糊的目标。他只听着夜的呼唤声。有时，他停下步，朝着繁星，眨着眼睛望着。然后，稍微改变一点方向，继续跑路。

耶普随着远离人们，又恢复了野生小狐的本性。他又要重新遇到沙漠里的危险、饥饿、大行猎的风险。

他已经快跑了好久。忽然他认出一个影子，就伏在沙土上，对着风谨慎地往前走。他嗅出是他的敌人鬣狗，而且在同时还望见那鬣狗正在撕着一只羚羊的尸体。

耶普连忙停下来。他的嘴唇翘了起来，他的毛竖了起来。他默默地拚命溜走了。

到了黎明，耶普在初升的太阳光里暖暖身体，在沙土里挖了一个白天

的庇身洞，就蜷缩在那里睡觉。

在月亮升起之前，他走出了庇身洞，嗅嗅空中，辨别风向，就毫不犹豫地上路了。

“我要回到老家去！我要回到老家去！”他尖叫着，“这是在洋槐树附近！”

远处有两只野兔望着他走过。“一只单身的小狐吧？他的弟兄在哪儿？”他们边走边问着。

现在，耶普的脚感到踏在沙丘的沙土上了。他知道接近老家了。他就欢蹦乱跳着，在地上打滚，逮住了一只蝈蝈儿，放跑了另一只。

“玩得够痛快的了！我该在日出之前赶到家啊！”

他伸伸懒腰，捋捋身上的毛，理理胡须，又出发了，鼻子凑在沙土上。

“哦！一个熟悉的气味！又是一个！又是另一个！”

耶普激动了，来来去去地踱着。他找到了自家人的足迹。他便一口气奔到童年的洞穴前。

他在洞口停住了。

狐爸爸和狐妈妈打猎回来了。耶普胆怯地迎上去。狐爸爸张牙怒叫，准备使用武力。

“来了个陌生家伙！在我的家门前！可是，他身上的气味使我回想到一些情况：干干净净的毛，闪闪发光的眼睛，笔笔直的耳朵，这是一只受到过好教养的小狐啊。他该是我们家里的。”

狐妈妈一眼就认了出来，高声叫道：“耶普！这是耶普！”

秀克、姬普、苗夫、格拉普、克罗克和其他小狐，一小群一小群地走进了洞。他们也都长大了啊！

“伍埃泼！伍埃泼！这是谁啊？”他们看见了耶普发问。

相互碰了碰脸，他们就很快地重新认识了。

耶普一边跳跃着去追逐他的弟弟，一边想道：“我们的沙丘里的沙土是多么温暖啊！”

在两次蹦跳的间歇中，耶普和苗夫相会了。从前，他们很要好，而现在他们更加要好了。苗夫轻咬一阵他的堂兄。耶普同她一起玩耍，真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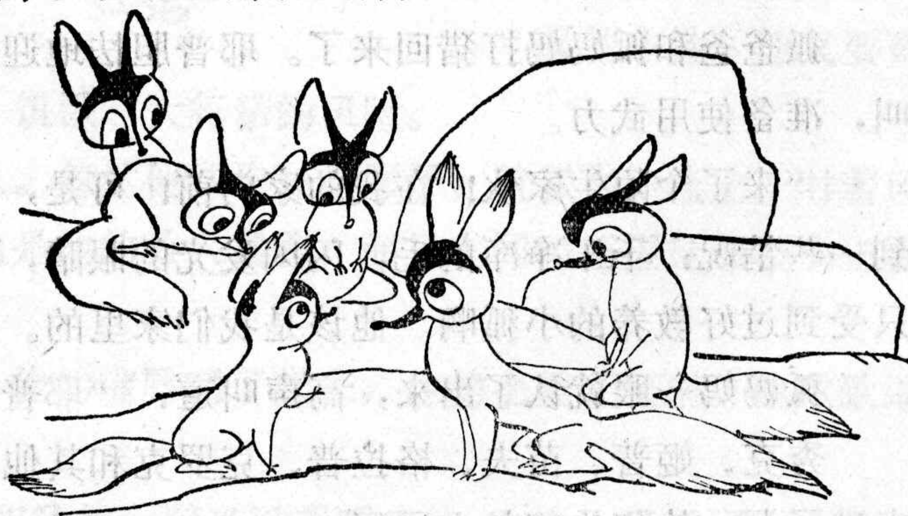
在黎明时，小狐们回到他们的洞里。耶普跟在父母身后，但是狐爸爸低声地抱怨说：“你长得太大了，这里没有你住的地方了。”

狐妈妈解释道：“秀克和姬普已经挖好他们的洞穴，就在附近。沙丘里有的是好地方，你该自己去选择一个地方。”

没有时间浪费了，太阳快要升起了。

苗夫跟着耶普走去，她说：“我可以帮助你。”

耶普使劲嗅着堂妹身上的毛。他脸偎着她的脸。洋槐树上所有的鸟儿，都为他们歌唱了起来。沙丘里的居民都知道：耶普和苗夫一块儿来挖掘他们的洞穴了。



耶普感到自己强壮有力，感到愉快。他不再是独个儿了：他重新找到了苗夫，重新找到了沙漠里野兽的自由生活了。

仙鹤雪格

阿·特利埃

雪格和她的朋友克朗，以及其他年轻的仙鹤，在非洲乍得湖① 旁边已经生活了两年。雪格是在秋季里的一个晚上，同了她的两个弟弟特雷克和特拉克，跟随他的父母和鹤群中余留下来的几只，一块儿来到这里的。他们是从阿尔萨斯② 的一个乡镇——比希维勒那儿来的。

雪格和她的弟弟已经两次看到父母和其他成年仙鹤返回故乡去。两次，他们看到父母等再来时，带着几只嘴还乌黑的年轻仙鹤。

现在雪格的右翅膀上的羽毛都是白色的了，其他仙鹤很容易辨认她。可是，当他们幼小的时候，有一次，雪格和她的弟弟特雷克在故乡的窠里吵架，特雷克拔去了她翅膀上的一根黑色翎羽，后来重新长出了一根白色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雪格、克朗和他们同年龄的伙伴的嘴，都变了颜色；不知不觉地从黑色变成了红色。

---

①乍得湖是非洲中部的一个内陆淡水湖。雨季时的面积达二万二千平方公里，旱季时则缩小一半多。乍得湖沿岸有丰富的食盐和天然碱。

②阿尔萨斯是法国东北部地区和旧省名。普法战争后同洛林一起割让给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法国收回。



雪格和克朗现在是三岁，到了造他们的第一个窠的年龄了。他们感到有一股迫切的心情在不断增长着。这一年，他们要同其他仙鹤作一次长途旅行。他们和已经在附近的沼泽里拍击着嘴巴集合的那些仙鹤会合在一起。

一月初，摩洛哥① 仙鹤已经离开了乍得湖的岸边。十五天后，西班牙仙鹤也随着飞走了。今天是轮到阿尔萨斯仙鹤起程了。他们一共二十五只，要作五千公里的长途旅行呢。

他们任凭上升天空的热气流的带动，展足翅膀，不费力地飞着。空气在他们的长羽底下滑过。在高空中，他们隐约听到地面上的孩子们在奔走相告：“仙鹤走了！”

乡村显得渺小了，雪格和克朗一块儿打猎的那个洼地，在他们的翅膀下面逐渐远了。

在高空中，仙鹤们轻松地安详地滑翔着。轻飘飘的热气流托住他

①摩洛哥是在非洲北部的一个国家。

们，只要稍微扑扑翅膀，就足够保持着航行。

年老的塔特拉克又一次参加了旅行。她已经第十六次飞越江河、山岳、沙漠和海边，这些地方在高空中是望得清清楚楚的。

当太阳落下地平线时，气流温度下降，不再能托着仙鹤们飞行了。这时候，年老的塔特拉克发出了下降的信号。她熟悉过夜的好地方。仙鹤们都栖息了，雪格和克朗身贴身地睡着。

第二天，继续飞行。雪格和克朗总是在一块儿，在特雷克陪同下，有时飞在队伍前面，有时飞在队伍后面。



第五天，仙鹤们飞越积雪的阿特拉斯山①。他们借着灯光望见金碧辉煌的大城市马拉喀什②。这是一个宿营的好地方，他们要在这里休息几天。

每逢传来了仙鹤到达的消息，马拉喀什就象在过节日，孩子们看见了他

---

①阿特拉斯山地是几条大致平行、但又彼此斜接的山地的总称。其中大阿特拉斯山最长大，它的最高峰拔海四千一百六十五米。这个山地在非洲西北部，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国境内。它从东北斜向西南，从阿尔及利亚斜向摩洛哥。层层峰岭挡住了撒哈拉的酷热和风沙，使山这边的气候和山那边的气候迥不相同。它好象一个巨人，站在那里庇护着摩洛哥的广大的土地。

②马拉喀什是摩洛哥的古都。

们就叫喊起来："仙鹤来了！"

阿尔萨斯仙鹤在这里不过是过路客。那些要在摩洛哥过夏产卵的仙鹤，连看都不看，他们就忙于马虎地修补旧窠或者做一个新窠。有些仙鹤把窠造在那伊斯兰教徒的古城城堡壁垒上或者墙壁上。有些仙鹤欢喜在房屋的平台上或者桉树顶上做窠。

到处听到嘴巴啪啪作响：那些仙鹤头朝后仰着，闲谈，拉家常……

如果你要知道风向，只要看仙鹤。他们停留时，总是对着风的。风转向时，他们的嘴巴也随着转动方向。如果逆风停着的话，他们的羽毛会被吹得蓬蓬松松，那是怪不舒服的！

到了晚上，克朗和雪格飞到城堡壁垒上面，在繁星底下，羽毛贴着羽毛睡着了。而单身汉特雷克呢，他却在一所伊斯兰教的高等学校的屋脊上过夜。

雪格和克朗欢喜这个大城市和它的郊区，因为在那些地方往往可以发现些新鲜东西。他们一块儿紧跟着农民的犁，当泥土翻起时，犁刃挖出了一些昆虫和昆虫的幼虫，他们把嘴一伸，霍泼！美食就吞了下去。那些啄牛蝇的小苍鹭，却不甘示弱，往往把最好的虫子先下手抢走了。

再也没有比鱼儿鲜美了！可是要弄到一条鱼，须得长久地一动不动地独脚站着，注视水里的动静，那是够辛苦的。雪格刚捉到一条鲃鱼①，赶紧吞了下去，因为克朗已经走过来准备抢夺了。

他们一块儿去游了棕榈林，那里昆虫多极了。他们一块儿玩耍，在干涸的河里摸鱼。他们一块儿在苜蓿田里捉老鼠和壁虎。

①鲃鱼是属于鲤科的一种淡水鱼。

特拉克在一堆垃圾里翻动，折坏了一条腿。几个小孩子发现了他，把他带到一位老人家里。老人给特拉克的伤腿绑上一副用芦苇绕着下脚麻做成的夹板。特拉克在院子里一颠一跛地走动着。



为了飞行便利，仙鹤们往往把窠安置在高的地方。有时候，如果他们以为受到热情接待的话，他们会把窠做得跟人一样高。他们光临到谁家，人们认为这是一家人迎来幸福的征兆。

打起来了：嘴巴在相互叩击，翅膀在相互扑打，发出疯狂的叫声。出了什么事呀？原来是三只仙鹤在争夺一个窠。其中的一只是非得离开不可的。

二月里的一个早晨，阿尔萨斯仙鹤又出发了。他们只有二十一只了。特拉克留在马拉喀什，住在替他治伤的老人家里。

仙鹤们重新飞过了田野和城市。每天晚上休息，第二天早晨再飞。有一天，他们来到了大海旁边。那些象塔特拉克那样年老的仙鹤，才知

道应该从哪儿过海，使飞行时间越短越好。他们要望得到对岸，才敢冒险在大海的上空飞行。空气越冷，越不能托住他们。他们只好结束滑翔，在大海的上空两三米高处飞行。

他们越过了直布罗陀海峡，来到大海的另一边，在西班牙境内瓜达尔基维尔① 的岸边降落。

雪格、克朗和特雷克在沼泽地里找到了安达卢西亚仙鹤、野鹅、埃及朱鹤和红鹤。

挨过了一程海上的寒冷而恶劣的空气，来到暖烘烘的太阳底下休息，多么舒适啊！

埃及朱鹤问道："你们一路平安吗？"

"一阵逆风使我们多耽搁了一天。"

"你们和我们一起留下来吗？"

"住几天再走。我们离开故乡阿尔萨斯还远着哩！"

安达卢西亚的农村真美丽，河水灌溉着果园，桔子树上挂满了桔子，杏树上开满花，田野里有各式各样的花草，到处是花卉。

孩子们一望到仙鹤，马上站起身来叫喊："仙鹤在那边！"

有几对仙鹤欢喜留在安达卢西亚，其他仙鹤又出发旅行去了。

起狂风了，仙鹤们在前进中遇到了困难。旅程真长啊！

仙鹤们遇到一阵阵逆风，只好掉转方向，飞过加马格② 的上空。

他们来到红鹤群中休息。那些红鹤在阿尔城附近罗纳河边的沼泽里扑水。通常仙鹤们是不在这里停留的。

---

①瓜达尔基维尔河是西班牙的一条大河，有五百七十九公里长。

②加马格是罗纳河口的岛屿。

几个孩子从一所芦苇屋面的房子里走出来，叫喊："仙鹤来了！仙鹤来了！"

几只公牛跑来喝水，一群野马在牧马人前面奔驰。

几天后，阿尔萨斯仙鹤来到罗纳河谷里，向红鹳告别，继续他们的行程。

"雪格，加把劲！"年老的塔特拉克说，"今晚上我们就要到目的地了。你能造自己的窠了。"

雪格和克朗交谈着几乎忘记了的故乡，稍微落在后面。塔特拉克刚赶上了他们，提到从前他们作这种旅行时有百把只之多。不多几年前，勃良第①仙鹤、荷兰仙鹤、丹麦仙鹤和瑞典仙鹤伴随着阿尔萨斯仙鹤一起旅行。后来，他们的数目，每年逐渐减少；他们飞往北方的旅程，每年逐渐缩短。

这天下午，雪格忽然听见一个很响的扑翅声，他迅速地飞到其他仙鹤的旁边，看见他的堂妹克朗克被俘虏了。她的翅膀触着了两根高压电线，被悬挂在空中，无法挣脱，落到了致命的陷阱里！

好久好久，仙鹤们希望看到她重新起飞。好久好久，他们在她的上空打转。可是克朗克一动不动了。他们只好一只紧跟着一只重新上路。

旅程的终点到了。夜色降到阿尔萨斯，莱茵河水闪烁着。仙鹤们发出响亮的拍嘴声。

比希维勒②的孩子们急急忙忙地走出屋子，快活地叫道："仙鹤回来了！"

---

①勃良第是法国旧省名。

②比希维勒是下莱茵河边的重镇。

雪格和克朗在比希维勒的房屋顶上过了一夜，就到附近一个村子里去找做窠的地方。

克朗在一家工厂的旧烟囱顶上找到了一只老窠。这座烟囱已足足有一百年被废弃不用了。他们决定把这只老窠修复。工作开始了，必须有耐心才能坚持下去。雪格和克朗每天去找寻种种细树枝，堆起来，交织起来。他们还找寻干的草茎和小土块。雪格还去找了些羊毛纤维和破布。克朗在一个学校的院子里偷了一条披巾；这东西是会给他们的小宝贝带来舒适的。

四月底，雪格和克朗经过了八天的努力和耐心，终于把窠修复了。



其他成对的仙鹤把窠筑在附近村子里的屋顶上。经过了在非洲和西班牙的大集体活动之后，雪格和克朗住在他们筑窠的村子里，觉得有点孤寂。

仙鹤们每天出去寻食的时候会见到的，吃的东西找起来是一年比一年困难的了。原来潮湿的草地被排去了积水，弄得干巴巴的了。那些草地改造成为粮田，蚱蜢和蟋蟀就此稀少了。疏通成航道的小河，再也没有住满青蛙、蝌蚪和蜗牛的泥泞陡坡。江河里积满废物，鱼儿也变得少了。

幸亏在干旱的年份，老鼠大量繁殖，并且当草地吃饱水的时候，蚯蚓就大



量地爬出来。如果不讲究食物翻花样，还是可以生存下去的。

塔特拉克悲伤地说：“昆虫一年年少了，在田野里蛇也少了！”

塔特拉克说得对，这是事实，食物变得少了，打猎很困难，不过还有些田鼠。可是对于猎食田鼠，这些“猫”并不是老手。

今天，雪格留在窠里，因为她刚刚产下第一个蛋。她小心戒备地监护着这个白色椭圆形的精制小丸子似的蛋。克朗向后仰着，在报道喜讯呢。两天以后，雪格产下第二个蛋。抱窝期开始了。后来又产下第三个蛋，装满了一窠。

雪格和克朗轮流孵着五个蛋。等候小宝贝出来，他们觉得时间漫长，很心焦。

三十三天后的一个早晨，笃，笃，笃，第一个小宝贝要破壳出来了。雪格和克朗听着，等着……一个脆弱的、湿粘粘的小绒球终于从壳里钻了出来。几小时后，这只小仙鹤已经充满着生气，张开嘴巴讨食物吃了。接着，其他小仙鹤也陆续出世了。

雪格和克朗现在要喂五只小仙鹤，这是伤脑筋的事。他们的最幼的一只，生得很弱小，那些先出来的，身子已经强壮，为了自己的享

受，总是无情地把小家伙挤在一边。克朗和雪格把食物捣碎了放在窠的中央，让小仙鹤们自己去啄来吃。那些最强壮的小家伙总是抢先想独吞食物。

昨天傍晚，太阳落下时，天空里乌云密布，下雨了，下了整夜的雨。雪格和克朗展开翅膀，保护着小仙鹤。

雪格不欢迎附近村子里来的仙鹤凑近她的孩子，克朗负责轰走那些好奇的客人。

不久，最幼的小仙鹤死了。他的四个哥哥什么事不做，把光阴都消磨在争吵和吃、睡上面。在寒冷的夜里，他们的父母紧紧地把他们偎着，不让他们着凉。

在白天，雪格和克朗从窠里到地面上，不停地来来往往去猎捕食物。小仙鹤们看见他们回到窠里，就咪咪地叫着肚子饿。

小仙鹤大起来了。父母把他们推到一边，叫他们学习鼓动翅膀，保持平衡。

一天早晨，小仙鹤中的一只鼓动翅膀，飞到空中，又马上降落在窠里。每只小仙鹤都要轮流实习，他们逐步飞高。他们必须认真地学，否则就会摔交……那只最大的小仙鹤已经能够作较长时间的飞行，高兴得跳了起来！可是他还没有掌握好下降的技术，他降落得太快，并且没有照准自己的窠，而是猛地落在村中的空地上。

几个孩子赶上去想捉住他。他微抖着翅膀。雪格和克朗发着咯咯声，飞到他的头顶上。这时，幸亏警察得到报告后走来，打电话给席雷尔先生。席雷尔跑来，带走那小仙鹤，并把他安置在一个医治伤鹤的公园里。

小仙鹤一天复一天地练习飞行，练得比较熟练、比较持久。他们飞得差不多象父母那样好了。不过，他们还得由父母喂养一个时期。

接着，他们学会了自己单独去找食物，在河边钓青蛙和捉昆虫，在草地里捉田鼠。他们一天天能干起来，能够独立生活了。

有一天早晨，阿尔萨斯仙鹤在一片草地上集合。他们是老小一家，进行了一个长时间会议，准备出发了。

回到暖热的地方去过冬的时候到了。

所有的仙鹤不是都能走的。那些最弱的仙鹤只好留在金赞亨公园里，这是专门招待重返阿尔萨斯的仙鹤的十七个公园里的一个。

仙鹤们在村落和田野周围的上空慢慢地盘旋着，然后朝南飞去，一个长途旅行开始了。

十一月里的一天，博索①的孩子们在乍得湖边，瞧见了一群鸟在晴空里飞着，就叫喊起来："仙鹤回来了！"

雪格和克朗重新找到了那个村子，又找到了那个湖和它的沼泽，那儿将是他们孩子成长的地方。在两年里，当小仙鹤的嘴逐渐变红的时候，他们就要回到他们出生的村子里，轮到他们自己去造窠了。

---

①博索是西非洲尼日尔共和国境内的一个沼泽地区。

狐狸斯基

安特兰-保尔·富尼埃



斯基在觉得自己长得够大的时候，就脱离了家庭，去过单独的生活。在暖和的白天，他在荆棘丛下面睡觉；其余的时间，他去打猎。

啊！打猎！我们狐狸是多么爱好啊！但是，潜伏在隐蔽地方等待，又是多么难受！紧贴着地面爬行，不触动任何一根细桠枝，尽管自以为不会被发现的了，可是白费心思，往往突然飞来一只可恶的乌鸦，叫了起来：

“哇！哇！狐狸在苜蓿地里打猎！”

这次不成功，去试试捉较小的兔子吧。那就得回到自己的窠里，直等到晚上。在晚上，悄悄地走到一个农庄的围墙旁边，不去惊动人。自以为成功了。忽然风向转变，把身上的气味吹到了狗



的鼻子里，狗很快地发出警报："汪！汪！我闻到'他'！'他'来了！"倒霉的家伙，溜吧！赶紧退却！……只好饿着肚子了！

算了！还有希望在回去的路上吃到一只田鼠哩。田鼠就在那儿，他们在洞旁梳洗。悄悄地走拢去。选择好了吗？当心，必须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方纵身扑上去，要不然……

弗尔特！冲了上去，喏！动手得太早了！到嘴的田鼠，一溜烟逃进了洞里！

得了，别打这个主意吧！会找到一簇茅草或几个刺柏①的果子，嚼着吃吧。总之，今天是吃素日子。睡觉去吧！明天晚上，运气好些，灵敏些，也许会有荤菜吃的。

有一天晚上，斯基走出树林时，遇见年轻的雌狐狸伊萨穿过草地而来。他们交了朋友，放弃了孤独的流浪生活，不再分开了。

一只獾曾经在一棵栗树下面挖了一个巢穴。斯基和伊萨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把家安顿在这个地下的住所里。在走道里，右边一头开着獾的进口，左边一头开着狐狸的进口。

狐狸和獾不大交谈。獾是爱清洁的，可是他的邻居不讲卫生，他很反感。当他看见进口处堆满了食物的碎屑和垃圾，就低声埋怨说："他们也该打扫打扫啊。"

斯基和伊萨不理会他。大部分时间，他们花在打猎上。他们变得又熟练又迅速，田鼠往往来不及发现他们来到，已被捉住了。

晚上过去了，在黎明时，伊萨在耕好的田里兜了个大圈子，沿着一条只有她熟悉途径的看不清楚的小路小跑着回窠。忽然，她感到地在微

①刺柏是一种常绿乔木，小枝细弱下垂。春天开黄花，果实球形。

弱地震动，蓬！蓬！蓬！

一个男人走来了！伊萨闻到一种沉闷的、混合的怪味：皮肤、汗水、衣服、烟草的气味，他的皮鞋散发出一阵湿皮的气味，马粪的气味，家禽的气味。

风还带来了挨着主人的猎狗的气味，那男人手中的枪的气味。伊萨又害怕又厌恶，闭紧了嘴巴。她借着黎明时的微光，蜷缩着身子躲藏在阴暗的矮树丛里。

那男人前进时发出一个可怕的脚步声，好象山在移动，走过伊萨身旁；她尽可能地伏在地上。人走远了。她连忙跳起来，站在他的足迹上，竖起耳朵，提起一只脚，尾巴随着她的思考而摆动，好奇地注视着他。

伊萨一回到窠里，急急地说："一个男人在我们的小路上走过！"

他们马上放弃了獾的住所，出发了，鼻子对着风，去找寻另一个地盘。他们首先要把自己的足迹掩盖起来：他们快步兜着圈子，作"之"字形奔跑，作惊人的跳跃，跟随其他狐狸的足迹，并且在小溪里行走(他们知道水不会保存他们的气味)。



在自信已经摆脱了那个人之后，尤其是他的猎狗，他们方去找寻一个安身的地方。他们寻了好多时候，有时找到一座树林，嫌它太稀疏或者太

稠密；有时找到一块土地，嫌它沙子太多或者石子太多。他们在泥泞的河床里行走，用尽力气登上生着刺柏的干燥的小山。他们老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他们随便在矮树丛里睡觉，常常饿得肚子咕咕叫。有时听到一阵野狗的叫声，他们害怕得发抖……待狗去远了，他们才敢再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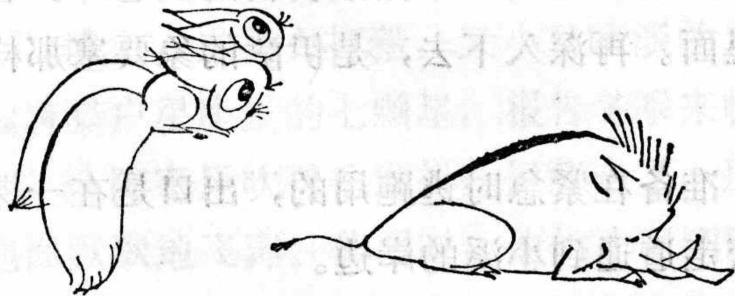
秋季里的一天，他们来到一座树林旁边，那里的土地朝南倾斜成不太陡的斜坡。太阳照得椴树①的浓密的叶丛暖和和的，一大堆覆盆子生在附近的树底下。在树林的另一边，展开一片草地和被茂密的树篱隔开的田地。



斯基说："在覆盆子背后做窠，比较隐蔽。"

他们很喜欢这个地方，说道："这里多好啊！"

他们停下步，嗅嗅风。风吹来了一些气味：附近有田鼠，右边树叶下面有一只刺猬，在橡树旁边至少有两只松鼠，在左边稍远的地方有一只野猪，隔天有家畜到过草地上，树林边沿有小溪在流动。



他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听着，"弗尔，弗尔！"一只金龟子钻到树叶下面；"营营

①椴树是一种落叶乔木，欢喜阳光，生长极快。

营”，一只土蜂飞往远处；“汩汩汩”，小溪在流动；“扑通！”一只青蛙跳进水里；“咯咯咯！”家禽在丘陵后面的农庄里叫着；“塔拉克，塔拉克，蓬蓬蓬，脱尔，脱尔，脱尔，”一辆拖拉机在开动，开远去了；“汪汪汪！”一只狗在追随拖拉机。

斯基合拢嘴巴想：一只狗！还要再走吗？

“克洛阿卡！”几只喜鹊在枞树顶上叫，“好象在附近人们将会遇到狐狸了！可是我们懂得怎样自卫的！大家得留神啊！”

斯基说：“漂亮的鸟儿，我等待着你们。我们就要住在这里啦，大家去留神吧！”

往后几天，斯基和伊萨勘探他们的地盘，直到每个角落都摸得清清楚楚为止。

斯基在他的地盘里兜着圈子，到处留下他的气味，在自己背后划下一道看不见的界线，其他狐狸闻到了气味，就知道这地方已经属于他的了。

接下来他们就在覆盆子后面挖洞：他们用前爪刨地，后爪把泥土抛在外面。

开头，他们挖了一个前廊，后来又挖出一个储藏食物的大仓库。在下雨天，他们可以安适地留在里面。再深入下去，是伊萨的象要塞那样坚固的育儿房。

他们还挖了一条秘密隧道，准备在紧急时逃跑用的，出口是在一棵山毛榉的树根里。另外一条秘密走道通到小溪的岸边。

完工时，他们已经精疲力尽，弄得很瘦，脚上出血。在外面，空洞洞的树林，被十一月一个晚上的冷雨淋得发抖。斯基和伊萨回到窠里，

嗅着干土的好气息，蜷作一团，闭上眼睛，嘴巴藏在暖和的毛下睡觉。

大清早，一个尖叫声在窠外发出。

斯基马上走出去，看见一只老狐狸疯狂地叫着："我是大红！我要你的地方！我要占据你的窠，与伊萨一块儿生活。"

大红纵身扑来，斯基伏倒在地上，躲避大红的牙齿。斯基气极了，站起来，向敌人猛冲过去。

一阵子嚎叫，牙床骨相击，毛松开，耳朵竖起。大红渐渐地支持不住，退却了，逃跑了。斯基胜利了，坐在窠的进口处，长时间地叫着，欢呼得胜。他回到窠里，理理身上乱了的毛，而后偎着伊萨蜷成一团。

往后的几天，也许是斯基和伊萨最美好的日子。他们象孩子那样一起玩耍。

"找我啊！"伊萨叫着，跳了两跳，不见了。斯基就去找她。金黄色的毛藏在秋天的一片金黄色中，简直不容易找出她来。然而他终于发现了她，跳跃着迎上去，露出发光的牙齿，大笑着，但是她一闪身躲开了，象飞箭似地疾驰而去。他们互相追逐，弄得气喘吁吁。他们互相戏谑，最后聚在一起，在树叶里打滚，互相喷气，一个喷口气，另一个随之跌倒，互相亲热地咬着。

晚上，进行大打猎，又小又暗淡的月亮高高地悬照着。在树顶上闪耀着猎户星座里的七颗星，报告冬季来临了。

一阵寒风吹得毛发抖，伊萨走了，后面跟着斯基 他俩差不多贴着地面默默地飞奔。黎明时，他们才回到家里，已经冻得麻木了。在窠里的暖空气中作了一次甜蜜的晨睡。

下雪天来了，一切东西不是黑色，就是白色。他们满身火黄色，躲

藏到哪里去呢？潜伏着打猎是不可能了。

斯基和伊萨饿了好多天：饿得他们又肚子痛又头昏。

斯基终于想出一个主意。他走出窠，爬到喜鹊住的枞树前。他躺倒在树底下，一动不动。

喜鹊们下来看看，说道："好！他已经死了！我们吃他吧！我们吃狐狸吧！"

喜鹊们就用嘴啄他。这时，斯基象发条那样松了开来，跳起身来，旋风似地横扫那些喜鹊：两只喜鹊被他的脚按在地上。他迅速地把她们弄死了。伊萨跑来，斯基露出獠牙。他们争吵着，相打了一会儿。她抢了一只喜鹊逃走。

冬天过去了。太阳在一朵朵云里穿过。树木被雨淋得闪闪发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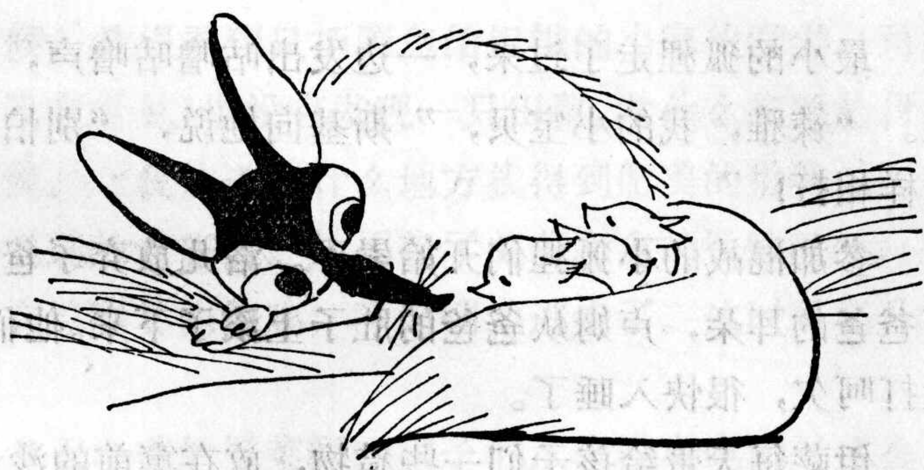
这个时期，伊萨退隐在育儿房里，生下了孩子。她舔着他们的灰色的绒毛。他们的眼睛还没有睁开，闭着眼睛不断地吮奶。



接着，伊萨把他们聚集在自己的身边，用她那柔软象鸭绒似的毛伏在他们身上，嘴巴注意他们的微弱的呼吸。她和他们一块儿在阴暗角落里睡觉。

只有伊萨熟悉她的小狐狸。她小心戒备地守护着他们，即使是斯基，也不得走进窠里。他把食物放在进口处：选择最好的供给伊萨。他发出一声短促的尖

叫，通知食物送到了，随即迅速地退走。如果他想伸进头去，急切地打算闻闻小家伙的娇嫩气味，或者想望一望他们的耳朵，伊萨就要怒斥他。斯基只好退出，在窠旁耐心地守卫着。



一个月后，伊萨终于出窠了。在他后面探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小脑袋，四只小狐狸！他们生得都很漂亮！他们挤在一起，眯着深蓝色的眼睛；他们被阳光照得眼花了。

斯基走近他们，这一次，伊萨不再阻挠了。他嗅嗅这些柔软的毛。其中最大胆的一只小家伙咬住了他的耳朵玩耍。斯基感到小家伙的牙齿锋利，欢乐地叫了起来：

“格罗，孩子，你已经有了猎手的好牙齿啦！”他翻了个跟斗。格罗跳到他身上。

第二只小狐狸叽叽地叫道：“等等我，一起玩！”说罢，他就抓住了爸爸的尾巴。

斯基说：“洛儿，你真活泼！”

第三只小狐狸滚在斯基的肚子上，用力踢他。

“卢姆，我的孩子，来玩个大混战吧。”斯基说。一阵子的轻咬，一阵子的拉拉扯扯，一阵子的翻跟斗。斯基看得很高兴。

第四只小狐狸生得最小，不敢参加混战。斯基说：“来，来玩啊！”

最小的狐狸走了过来，一边发出咕噜咕噜声，一边紧挨着爸爸身边。“辣雅，我的小宝贝，”斯基向她说，“别怕你的哥哥，我来教你怎样相打！”

参加混战的小狐狸们开始累了。洛儿放弃了爸爸的尾巴，格罗放松了爸爸的耳朵，卢姆从爸爸的肚子上滚了下来。他们三个与辣雅在一起，大打呵欠，很快入睡了。

伊萨每天带给孩子们一些猎物，放在窠前的沙地上。这天早晨，她只弄到一只老鼠，叫唤小狐狸来吃。

四个小淘气立刻窜出窠来，扑在食物上，争吵不停。格罗象平常那样，第一个抢到老鼠。他说：“是我的！”

洛儿从牙缝里嘘叫说：“你休想！”霍泼！他从格罗的嘴上抢下老鼠，飞箭似地逃走了。

“且慢，强盗！”格罗叫喊着，冲到他弟弟的身边。

当他们打架的时候，卢姆轻悄悄地朝着老鼠爬去，抢了就逃，准备躲起来享受。

可是，他一点没有防备，走过覆盆子树的当儿，辣雅早已窥伺着他，跳到他嘴边，夺下了猎物，一溜烟不见了。格罗、卢姆和洛儿都愤怒地吐着唾沫，跑到妈妈面前去告状。

妈妈说：“算你们倒楣！最狡猾的才能装饱肚子！”

到了傍晚，她呼唤他们归窠：“儿儿儿噜格！快，快回家！”

一眨眼功夫，四只小狐狸躲在窠里了。

伊萨说：“行，你们留在这个隐藏的地方吧。我还要为你们出去打猎呢。我要到月亮升起时才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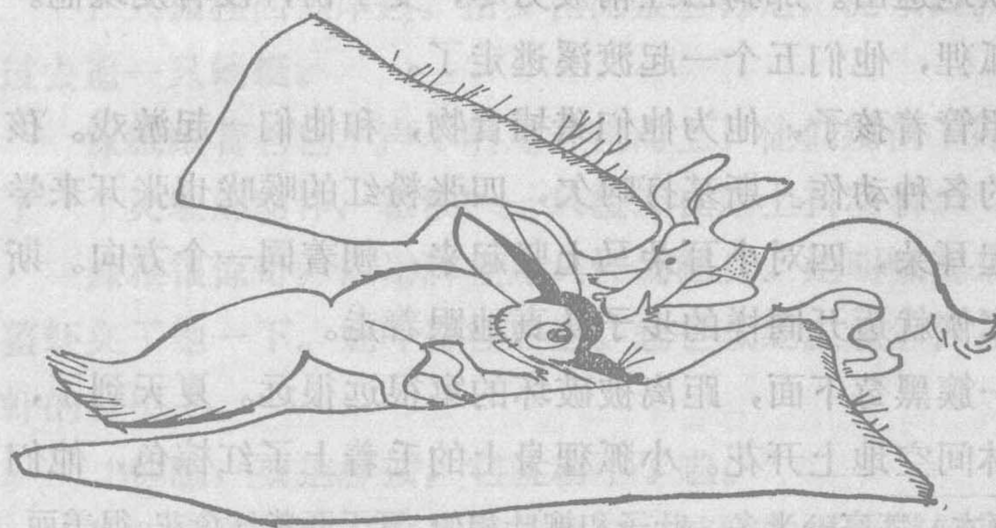
伊萨花了好多时候，希望弄到只把野兔给饥饿的小家伙尝尝。可是她连一只小兔崽子都没有看见，也没有发现一只田鼠。拿什么东西给伢儿吃呢？她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得到肥美的猎物。"

她一直跑到一座很远的农庄前。她揭起了关着家禽的锈铁丝网，扼死了一只小母鸡，没有惊醒其他的鸡，静悄悄地逃走了。这时月亮升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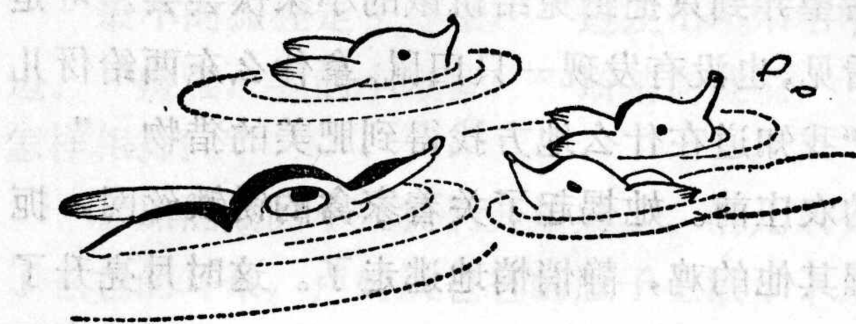
这天早晨，一顿多么丰盛的饭菜啊！孩子们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么多的嫩肉！他们围着妈妈，快活地游戏。斯基半醒半睡。伊萨第一个听到了什么响声。她很轻地说："儿儿儿噜格！警报！警报！"

小狐狸们立刻躲在窠里。伊萨把他们推到深处，她自己站在进口地方。一条猎狗正好走出小路，往林间空地上走去，吠叫着。斯基嚎叫起来，引起猎狗的注意，想把猎狗诱到离窠远的地方去。这时，猎人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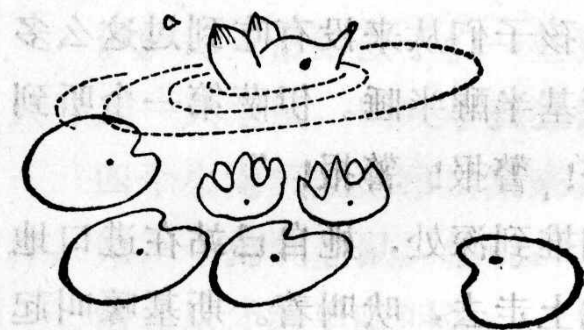
猎人指着狐狸洞说："进攻啊！嗳，偷我鸡的就是这些强盗！"



狗就朝伊萨冲上去，她退走，迫使狗钻进地下，在那里不由得他随便行动了。于是，她反扑上去，张牙舞爪。猎狗还击。在黑暗中，进行



着可怕的战斗。他们身上沾满了血和尘土。伊萨用尽力气抵抗，保护她的小宝贝；他们一动不动地躲在育儿房的深处。



斯基怎样了？在这时候，他溜到了小溪的陡峭的岸边，游到秘密的入口处，偷偷地走进地道里。他向小狐狸们说："你们逃吧。快，快，格罗，洛儿，卢姆，辣雅，赶快走进秘密的走道里。"

斯基安排好小狐狸们后，回窠帮助伊萨，已经太迟了。狗咬住她的喉部，她使不出力气来挣脱了。她倒下去死了。

斯基只好默默地退出。那狗已经精疲力尽，受了伤，没有发现他。斯基追上他的小狐狸，他们五个一起渡溪逃走了。

从此，斯基照管着孩子，他为他们猎捕食物，和他们一起游戏。孩子们模仿着爸爸的各种动作。斯基打呵欠，四张粉红的喉咙也张开来学打呵欠。斯基竖起耳朵，四对小耳朵马上竖起来，朝着同一个方向。斯基散步，四个小家伙就迈开同样的步子认真地跟着走。

他们安顿在一簇黑莓下面，距离被破坏的窠很远很远。夏天到了，那些大柳兰① 在林间空地上开花。小狐狸身上的毛着上了红棕色，他们

①柳兰是一种草本。茎高一米多。叶子和柳叶相似。夏天开紫红色花，很美丽。

的瞳孔发着金光。

打猎课开始了。斯基把猎到的东西击昏，把还活着的带回窠里，让孩子们学习把猎物一下子咬死。

接着是在地面上上课。四只小狐狸随着爸爸在整个地区里走动。他们学习认路、熟悉躲藏的地方，学习溜进篱笆的缝隙里，学习从风中嗅出隐藏物的气味。不久，他们记住了每条小路上的种种秘密，每棵树和每块石头的位置。

有一天天气很热，他们被跳虱纠缠得很难受。斯基带领孩子们去收集被铁丝网钩住的羊毛。然后，他说："现在，我们到小河里去。衔着羊毛团，照着我行动。"

斯基慢慢地浸到水里，开头是脚，接着是毛、肚腹、背部。那些跳虱不得不逃到颈部的毛里！五只狐狸进一步浸进水里，头颈、头部都入水，只让嘴尖露在水面上。那些跳虱只好跳到羊毛团上。于是，斯基和孩子们张开嘴，放松牙齿，羊毛团连同所有跳虱都被河水带走了。

五只狐狸回到岸边。格罗在泥浆里行走，泥浆四溅。卢姆和洛儿奔过去追一只蜻蜓。

辣雅跟着爸爸不声不响地逆流而上。他们窥伺了好久，斯基突然做了一个灵敏的动作，霍泼！一只螯虾在岸上抖动着。

辣雅很惊奇，想用脚把这只怪物翻身。她叫喊起来了，哟依！原来螯虾夹了她一下。她吓得往后退。爸爸教她应该怎样把脚平放，按在螯虾的背甲上。

"你瞧，要这样按，它就动不了啦。"

他们吃着螯虾，先从尾部吃起。辣雅觉得味道鲜得很。

有一天晚上，斯基向孩子们说：“你们已经长大，可以单独去打猎了。今天晚上，你们出去打猎吧。各捉各的，各吃各的。不要忘记我所教给你们的。你，格罗，要沉着，要冷静，卢姆和洛儿，你们不要争吵。辣雅，不要怕大猎物，即使是一只大兔子，也该上去攻击。”

四只年轻的狐狸出发了。格罗是急躁的，象箭似地飞奔到旷野里，田鼠向四面躲避。卢姆和洛儿，一块儿在树林里找寻。辣雅在树林旁边的灌木丛里搜索，撞上了一只兔子。那只兔子很大！她吃了个饱，把剩下来的兔肉，埋了起来，作为猎物缺乏时的粮食。

格罗呢，脚步太重，所有的田鼠都闻声逃进了洞里。外面除了几只夜蛾外，什么都没有。他捉了几只夜蛾，它们是软绵绵的，不经嚼，填不饱肚子。

在树林里，卢姆和洛儿逮住一只鼩鼱①。洛儿抓住了头，叽叽叽地说：“她是我的，我的，我的！”

卢姆拖住了尾巴，嚷道：“不，不是你的！”

忽然，他们听见一个很响的夹子的声音：卡察！

卢姆痛得嚎叫起来。一只捕兽器夹住了他的一只脚，夹得很紧。卢姆被捉住了，又怕又痛，喘着气。

洛儿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坐着失望地号哭。

洛儿没有发觉背后有一个影子走近他，他只觉得被拎了起来，放进一只袋子里。那袋里有鱼腥味和羊齿草的气味。

---

①鼩鼱是一种哺乳类小动物，体长6—8厘米，形状象老鼠，身子栗褐色。又活泼又灵敏，善于逃跑和隐藏。目力不很好，但它有敏锐的听觉和嗅觉。窠做在枯叶中。它捕食虫类，对农业有益；但有时也吃些植物的种子和谷物。

那是一个偷猎的人，他低声说："这只狐狸还年轻呢。我留下来，让孩子们玩吧。但是，另外那只，脚夹坏了，没有什么用处，我要赶快把他打死！"

偷猎的人走开去找一根棍子。卢姆心里明白，无论如何必须逃命。他就拔着拔着，……用尽了气力，终于脱身了，可是那一只脚给拔掉了。

他发疯似地呻吟着，逃到斯基身边。爸爸俯下身去，舔着孩子的伤口，理着发抖的毛。当卢姆睡熟时，斯基到树林里去打了一转。他察看着那些足迹和践踏过的土地，闻到捕兽器的金属气味，他明白洛儿是永远不会回来了。

卢姆从此只有三只脚。从前，他是一个小淘气鬼；现在是一个谨慎的猎手，他每走一步路都要嗅嗅空气，听听风声，摸摸泥土。

有一天，斯基向三个孩子说："在我的地区里，你们各选一块地，我分给你们。你们在各自的土地上打猎，生活。再见了，孩子们。"

他们分别了。卢姆朝树林里走去，辣雅朝树林边沿走去，格罗欢喜走得远些，去找寻一块新地方。十月里的树叶象他们的毛那样黄，转眼间，爸爸的眼睛分辨不出他们了。

现在，轮到斯基走了。在晚上，他穿过耕过的田地，顺着沿农庄的一条沟渠走。忽然他闻到一个熟悉的气味混杂着家禽的气味。他浑身打哆嗦，停下了步。

农庄里有一只狐狸吗？他弄得迷惑不解，从沟渠边沿上面探过头去，望见院子里有一只年轻的狐狸，被链条锁住在狗窝上。他马上认了出来。

"洛儿！洛儿！"他轻轻地喊着。

年轻的狐狸竖起耳朵，呻吟了一下，拖拉着链条。一只狗闻声吠叫了。

斯基辨出他的叫声，就是杀死伊萨的那只猎狗。

哦！正是这可恶的猎狗啊！斯基马上很害怕，不能在这农庄附近再停留一分钟了！斯基在斜坡的掩护下匍匐前进，接着跑小步奔跑，愈跑愈快，愈跑愈远。他远离了田野，远离了树林，跑得很远很远。他去找寻一个狐狸的乐园，找一座人迹不到的大森林。



日子一天天过去，树林没有变，显得一片荒凉。但是，如果长久地停留着不动，有时会看见一些东西吧。哦！差不多没有什么，一只耳朵尖尖，金光眼睛一闪。这些已经足够明白了，那里有一只狐狸。他一动不动，他在听着。仔细望望，他只有三只脚！这是卢姆！的确是他！

还有辣雅呢？她找到了一个伴侣。她在篱笆下面的自己窠里，刚刚生下小宝宝。她把他们集拢在自己的身边，把她那暖和和的身子伏在他们身上，在黑暗中，和他们一起睡觉。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MTI2MzA1MzEuemlw",
  "filename_decoded": "12630531.zip",
  "filesize": 28434764,
  "md5": "127f2e882248f394e95fcf53a9461540",
  "header_md5": "d5bb41b6fae23e6c0ca0dfbc75e58cc2",
  "sha1": "ae3bf8371b9fdfe861ae2f9f26c55f79f50d09c3",
  "sha256": "c73a282bc47eae84e25786b64146f8a85c82bb282a0998e404378f62df33cd9c",
  "crc32": 2718215919,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28821694,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82,
  "pdg_main_pages_max": 82,
  "total_pages": 90,
  "total_pixels": 278967168,
  "pdg_status_json": {
    "id": 2956,
    "action": "convert",
    "params": {},
    "result_code": 200,
    "result_value": {
      "image_stats": "aa: 18\r\n",
      "result_text": "\u8f6c\u6362\u5b8c\u6bd5\u3002",
      "conversion_time": "00:00:00",
      "image_count": "18/18",
      "dpi": "300 / 353 / 250"
    },
    "status": 2,
    "created": 1714332037,
    "updated": 1714332094
  },
  "filenames_to_pdgconvert": [
    "000003.pdg",
    "000007.pdg",
    "000012.pdg",
    "000014.pdg",
    "000015.pdg",
    "000022.pdg",
    "000028.pdg",
    "000035.pdg",
    "000039.pdg",
    "000044.pdg",
    "000051.pdg",
    "000056.pdg",
    "000063.pdg",
    "000064.pdg",
    "000070.pdg",
    "000071.pdg",
    "000072.pdg",
    "000082.pdg"
  ],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